

佛祖統紀

四十三卷
四十八

C40
4514
248

支那
撰述

佛祖統紀

卷四十三
之四十八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雲山
我微笑塔院庑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十機謹誌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三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

宋

都汴京

太祖

宣祖第二子母杜氏二月十六日為長春節葬永昌陵

建隆元年

庚申

正月甲辰周恭帝遜於位初上受詔北

征宿陳橋驛將士推戴擁入京師時太夫人杜氏

祖太

母昭憲皇后

同王夫人太祖后孝明皇后方設齋於定力寺為祈

福聞變王夫人懼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多奇異人言

當極貴何憂也

楊文公談苑

初是後唐明宗於禁中焚香

禱天曰臣本夷狄不足以王中原願早生聖人以安
天下天咸二年二月十六日上降生於洛陽太內甲
馬營神光滿室異香不散體被金色三日而變人知
其為應明宗禱云皇朝景命錄
讚曰神光金體佛大士之瑞相也開嘉運於五季
久院之年踐大位於四海望治之日而又知興教
護法慈臨民物以為社稷靈長之福非佛大士之
示生其孰能與於此哉

上未仕時過涇州長壽鎮寺沙門知非凡人陰使人
圖上容於寺壁後以其寺有微容遂為官所護入王

洛陽嘗過長壽寺枕殿砥晝寢僧守嚴見赤蛇出入
上鼻上竊嚴問所向上下曰欲往澶州見柴太尉未有
齋周世宗嚴曰貧道有驢可乘以往復贈之錢及見太

尉奇之遂留幕府晉開運間宋城有異僧狀如豪俠

挟銅彈走草莽上指州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

此建號楊文公識苑○太祖在周朝為歸德軍節度使歸德在唐為宋州及受禪遂以宋建國

○先是民間有得染誌公銅牌記云有一真人起冀

州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保永年江南李主名

其子曰弘冀吳越錢王諸子皆連弘字弘儆弘期應

圖識及上受禪而宣祖之諱正當之太祖皇考上弘下殷追諡宣祖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趙晉皇朝

○周世宗之廢佛像也

世宗自持鑿破鎮州大悲像胸疽

戮於胸而殂時太祖太宗目見之嘗訪神僧麻衣和

上曰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麻衣曰豈不聞三武

之禍乎又問天下何時定乎曰赤氣已兆辰申間當

有真主出興佛法亦大興矣

其後太祖受禪於庚申年正月甲辰其應在於

也此

○處士陳搏隱居華山閉門卧屢月不起顯德末

乘白驪將入東都中道聞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自

此定矣○上始受命默計釋氏何道而歸敬若是其

盛嘗微行至相國寺見一僧醉嘔戶外惡罵不可聞

上怒之遠從旁過為醉僧所抱曰莫惡哉將暮矣宜

亟歸內上心動乃還密令小璫往覘

教諭切窺漢官者冠加金璫毫

也令取所吐物至則醉僧不見收遺吐至上前視之

則真乳香也上嗟歎不已益知敬佛

已上四事蔡氏叢談

○詔以二月十六日聖誕為長春節賜百官宴於相國寺

宰相范質製祝聖齋疏云素虹紀瑞表覺帝之下生

佛下生有白象貴日威度有白虹

十二道今范公用事恐別有所出紺馬效靈應輪王

之出世

金輪王出時七寶自至紺馬寶即其一也非夫威震四天則不足

感自然之寶

王四天下非夫位尊三界則孰能致希

有之祥

佛為三壽命同百億須彌德澤被三千世界

恒沙可笑天祿難窮墨海雖乾皇基益固云是日以

慶誕恩詔普度童行八千人國朝會要

讚曰范公以名儒盛德為佐命首相當慶誕祝讚之辭純用佛典以寓歸美其為敬佛重君有見於此論者謂明良慶會海宇統一皆佛大士應世之祥也

六月詔諸路寺院經顯德二年當廢未毀者聽存其已毀寺所有佛像許移置存留於是人間所藏銅像稍稍得出

讚曰自有佛法以來有道之國未嘗不隆篤佛教以勸天下太祖初見周朝毀像傷之曰今毀佛法

大非社稷之福及登大寶亟下興復之詔可謂有道之君必隆佛教

十月親征揚州李重進十二月城陷上以其固拒欲盡抗之俄有異僧詣行宮門自稱龍興寺清範表乞恩宥上許之翌日駕幸尋閣見殿上一羅漢手擎草表上大寤勅建別殿安其像廣陵志 ○吳越王錢俶天

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銅造八萬四

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咒經

此經咒功云造像造塔者是奉歲三世如奉安此咒者即成七寶即

來全身舍利

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功今僧寺俗合有奉此

塔者 ○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吳越王俶

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之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疏諸文至螺溪謁寂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

吳越王傳

二年○詔前征李重進凡死於兵者以楊州行宮置建隆寺為薦寘福如唐太宗正觀四年故事

至道三年郭守

王禹偁撰碑

○詔民間二月至九月漁捕彈射著於令○

四月上幸相國寺祈雨出內帑設千僧齋已而大雨○吳越王俶請延壽禪師主永明寺

今錢唐淨慈寺師日課

一百八事學者叅問以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

峯行道念佛人聞山中天樂聲吳越王感其專至為作西方莊嚴殿以成其志師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有同異館其徒之知法者博聞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賢聖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傳於世

壽禪師傳

三年五月早上章相國寺祈雨詔徵樂太官進蔬食已而雨大濟○西域于闐國沙門善名七人來詔館於相國寺○楚王周行逢據潭州累於殺戮然知事佛度僧齋懺未嘗輟見沙門輒作禮親手行食謂左

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怨○十一月高昌國遣僧法淵獻辟支佛牙玉器

乾德元年螺溪寂法師為義通法師說止觀法門

三年滄州沙門道圓遊五天竺往反十八年及還偕

于闐使者至京師獻佛舍利貝葉梵經上召見便殿

問西土風俗賜紫方袍器幣○特進李託奏雄武推

官阮紹莊夢雲門禪師令上奏乞開塔有旨韶州守

臣開視見師真身如生乃迎赴闕供養逾月遣送還

山中敕謚大慈元真宏明禪師

此後不注出處者大約多國朝會要

四年詔秦涼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時沙門行勤

一百五十七人應詔所歷馬耆龜茲迦彌羅等國並

賜詔書諭令遣人前導仍各賜裝錢三萬

行裝錢三十貫文

○上初詔西川轉運使沈義倫於益州以金銀字寫

金劉經進上至是召天清寺沙門崇蘊入內講演○

樞密使沈義倫事佛長齋夏中危坐以飼蚊或以為

苦者曰餓蚊相投豈忍拂去時執政多自陳起茅獨

義倫乞為母修寺上嗟嘆許之○敕內侍張重進往

峨眉山普賢寺莊嚴佛像因嘉州屢奏白水寺普賢

相見也峨眉志云昔有蒲翁因採藥入山望峯頂五

色雲放白光忽一鹿前導至岩上見普賢大士真相

自茲顯迹○河南府進士李藹造滅邪集以毀釋教
竊藏經以為衾事聞上以為非毀聖道誑惑百姓勅
刺流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舊制以濫額取居久者人投之海神宗朝馬默守郡乞今後濫額者移隸登州上然之

述曰儒家有排佛者以不曾讀佛經耳使稍知觀
覽必能服其為道之妙李藹造論指佛為邪蓋傳
奕韓退之詆佛為夷之餘波也不有明主孰能鑒
其妄作流之海島非不幸也

五年詔曰禁錮以來天下多輦佛像赴京顧惟像教
世許尊瞻忽從鎔毀甚乖歸敬應諸郡有銅像處依

舊存留但不許鑄造新像○右街應前沙門文勝奉
勅編修大藏經隨函索隱凡六百六十卷○勅萊州
道士劉若拙充右街道錄集京師道士試學事業未
至者皆罷斥之

開寶二年長春節詔天下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
全中者賜紫衣

四年三月上親征太原劉繼元道由潞州麻衣和上
院躬祝於佛曰此行以弔伐為事誓不濫殺一人繼
元聞之極力抵拒車駕至城下諸軍進攻時太原城
守尚堅博士李光贊勸上回鑾

音啞鈴也天子大輅
衛上金雀口衛鈴曰

蓋宰相趙普以為然遂班師○虞士陳搏受易於麻
衣道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極天人歷詆
先儒之失搏始為之註及受河圖洛書之訣發易道
之秘漢晉諸儒如鄭康成京房王弼韓康伯皆所未
知也其訣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
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此圖縱橫倒正回合交
錯隨意數之皆得十五劉牧謂非人智所能偽為始
搏以傳種放放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
傳劉牧始為鉤隱圖以述之

述曰繫辭云河出圖示其名也參伍以變錯綜其

數示其體也此夫子顯示河圖之文也漢世有書
其論河圖云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
有五此易緯詳陳河圖之數也五季之際有方服
而衣麻者妙達易道始發河圖之秘以授希夷希
夷始著訣傳世然世人徒能述希夷之言而不知
其義本出於繫辭易緯今以著訣上合易緯九宮
十五之文又以易緯仰參繫辭參伍以變之說無
不脗合繫緯之文畧而隱故常人不能明獨麻衣
悟此妙於二千年之後殆天授也

河洛文今見
易經之前

陳搏居華山錢若水未第去謂之搏邀入山齋見老

僧擁納附火若水揖之僧開目而已坐久搏問何如
僧曰無仙骨法若水退搏戒之曰三日後可復來如
期而往搏曰始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以學儼故請
決於老僧僧言它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於急流中
勇退耳問僧何人搏曰吾師麻衣道者也
中云僧是白
閣道者宗裔○沙門建威自西竺還詣闕進貝葉梵
經同梵僧曼殊室利偕來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詔
館於相國寺持律甚精都人施財盈屋並無所用○
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
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

西間雜副職若遇郊天道左僧右

僧史

僧東 道左

北 君位 僧先道後 殿廷 郊天 南

道西 僧右

述曰左右即東西也郊天之日道居左者以道士
繼朝班之後便於設拜故權令居左非常用之法
也此說聞之禪室云得之禮部職事人
詔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內誦金字大藏經車駕臨
幸並賜紫方袍○詔曰僧尼無間寬秦教法自令於
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

述曰建議但欲分別僧尼而不知尼女受戒須依
大僧無置壇自受之律此一時救弊不可為法今
則無復用此也

詔曰釋門之本貴在清虛梵刹之中豈宜汙雜違當
崇闡尤在精嚴如聞道場齋會夜集士女溪為褻瀆
無益修持宜令功德司祠部告諭諸路並加禁止○
敕僧道並隸功德使出家求度策試經業闕祠部給
牒○西天竺沙門可智法見真理三人來朝賜紫方
袍○西天竺沙門蘇葛陀來貢舍利文殊華嚴紫服
金幣○六月天台德韶國師示寂有大星殞於峯頂

天降大雪師得法於清涼法眼

清源下
十世

○西天竺

門彌羅等十四人來朝並賜紫服

六年八月汝州風穴禪師延昭示寂師得法於南院

南岳八
世下

知廊州

音孚廊
延路

王龜從表稱中天竺三藏法

天至譯聖無量壽經七佛讚河中府梵學沙門法進

執筆綴文龜從潤色詔法天赴闕召見慰問賜紫方

袍

七年二月永明壽禪師示寂賜謚智覺師得法於韶

國師高麗國王遣三十六僧來受道法於是法眼一

宗盛行海外而中國遂絕

八年三月上幸洛陽至龍門山廣化寺開無畏三藏
塔瞻敬真體四月上將郊天而雨不止遣使禱無畏
塔及期而霽無畏三藏唐開元四年自西天來長安為教主二十三年滅塔於洛陽之龍門
○上自洛陽回京師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宰相趙
普因奏事見之上曰不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常讀
兵書可也

讚曰漢高帝與韓彭取天下論功行封王數十城
相繼反畔卒取誅戮光武封功臣鄧禹輩大者不
過數縣以其易制故上下無異意智矣哉我太祖
之善駕馭英雄也俾石守信等義社十弟輝兵權

於杯酒笑談之頃享祿私第全其餘生上不失國
恩下不失臣節過二漢君臣遠矣至於深居禁中
常誦佛典而欲使甲士知讀兵書是又重威保國
之仁術也智矣哉

太宗

宣祖第三子太祖同母弟也母夢神人捧日寘於懷遂娠十月十七日為乾明節

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萬人

國朝會要

○真君傳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為國家上曰順天
興國壇星位三千六百為普天大醮中曰延祚保生
壇星位二千四百為周天大醮下曰祈穀福時壇星
位一千二百為羅天大醮中三壇為臣寮上曰黃籙

延壽壇星位六百四十中曰黃籙臻慶壇星位四百
九十下曰黃籙去邪壇星位三百六十下三壇為士
庶上曰續命壇星位二百四十中曰集福壇星位百
二十下曰卻灾壇星位八十一旌旗鑑劒方矢法物
具列儀範各有差降云云真君曰諸天萬靈仙衆梵佛
悉朝上帝於通明殿又曰佛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
居之於上帝如九卿奉天子也

述曰凡釋道二家之言天名可不同而體不可不同
也如來聖人如實知見三界不可謂不盡也而道
家諸書淺繆無識故名與體皆不同如度人經諸

道書或云三十六天謂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
色界四天此二十八為三界內有生死其上更有
四梵天為三界外斷生死一灾又其上有三清天
最上為大羅天此等雖欲比同佛經三界之語殊
不知四梵三清竟無實位蓋凡言界外斷生死者
即三乘與佛耳豈當復指三清諸天輪轉之徒哉
張無盡述息諍論引黃帝內書云太一者元一之
氣始生於太虛之上有玉京山四方各有八天三
十二帝玉京之上有玉清上清太清三清之上有
虛皇十天元老元君元尊天真九皇居之天皇真

人降天真九氣分六元而為混沌之象云無盡斷

之曰夫言玉京山三十二帝者即佛之所謂須彌

山頂忉利天也虛皇天者即佛所謂大梵天也三

清天者即佛所謂空居天也大梵天為世界主不

知上有光音諸天而言我能有所生有所生則氣

有所降此天真九皇所以降氣而造世界也氣有

陰陽則人有男女如道家三清侍以金童玉女此

欲界空居為三清天也空居即夜摩為大清遊率

化自在為大羅天然道書為上清樂變化為玉清它

言天子肩自多難以定一又王欽若奉詔撰翔聖

真君傳其間論佛最為失義如翊聖云諸天萬靈

仙衆梵佛悉來朝上帝夫佛為三界師為天中尊

佛所住處梵天帝釋皆來衛從明知天帝所以奉

佛也今傳言佛來朝帝甚為無狀翊聖既自言帝

輔其位高矣未應有此失理之言欽若稍稱知佛

作傳之辭亦未必有此語特恐道流不知天位妄

撰此言入於傳中雖欲尊天而卑佛適所以誣天

而慢佛也戒之哉

初周世宗廢龍興寺以為官倉國初寺僧擊鼓求復

至是不已上遣使持劔詰之曰前朝為倉日久何為

煩瀆天廷且密戒懼即斬之僧辭自若曰前朝不道

毀像廢寺正賴今日聖明興復之耳貧道何畏一死
中使以聞上大感歎勅復以為寺類苑

二年使改龍興寺為太平興國寺立開先殿以奉太
祖御容○西天沙門吉祥來進貝葉梵經

三年三月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乾明○

開寶寺沙門繼從等自西天還獻梵經佛舍利塔菩
提樹葉孔雀尾拂並賜紫方袍○四月詔謚廬山遠

法師曰圓悟塔曰凝寂永法師曰覺寂塔曰寶智○

中天竺沙門鉢納摩來獻佛舍利塔犍牛尾拂○西

天王子曼殊室利求歸本國詔從之開寶四年至此○翰林

學士李昉徐鉉等進太平廣記其間錄佛法者三

卷上有漢明終於五代古今悟心得道之衆神僧經

論定慧之學君臣信毀休咎之徵靡所不載○敕供

奉官趙鎔往吳越迎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吳越

王俶奉版圖歸朝令僧統贊寧奉釋迦舍利塔入見

於滋福殿上素聞其名一日七宣賜號通慧大師寧

國為兩浙僧統號明義宗文大師除翰林與學士陶穀同列或謂之

曰青瑣朱楹安容此物及與之語師援據經史袞袞

不已謂者為之畏服學士王禹偁徐鉉每有疑則就

質之皆為下拜事以師禮滋福殿者安佛像經藏立

刹聲鍾即內道場也

國朝會要

五年正月敕內侍張廷訓往代州五臺山造金銅文殊萬善薩像奉安於真容院詔重修五臺十寺以沙門芳潤為十寺僧正十寺者真容華嚴壽寧興國竹林金閣法華祕容靈境大賢五臺山記云山形五峙周五百里崇巖疊嶂飛泉吐霧中臺高四十里頂上平地周六里西北有太華池石精舍文殊彌勒石像東南有大孚寺魏文帝造東西二堂聖所居處又東北有王子寺阿育王塔東北三臺間有金剛窟三世佛法藏中臺東南有清涼寺其竄深處文殊所居人

不敢近西巖有祕魔巖巖西有佛光寺○勅內侍張

仁贊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

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詔重修峨眉五寺

即白水普賢黑水華嚴中峯乾朗光相也三峨高出

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歲和上曰此震旦國第一山

也○河中府沙門法進請三藏法天諱經於蒲津

河中府守臣表進上覽之大說召入京師始興譯事○

二月北天竺迦濕彌羅國三藏天息災烏填曩國三

藏施護來召見賜紫衣勅二師同閱梵夾時上盛意

翻譯乃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

為三堂中為譯經東序為潤文西序為證義○五月
中天竺沙門護羅來獻貝葉梵經勅賜紫服○沙門
知則進所著聖無量壽經疏賜號演教大師○詔建
開聖禪寺於誕生之地奉優填王旃檀瑞像

梁武帝
道武帝

往天竺
迎至者

釋迦佛牙太祖親織銀塔中

唐宣律師
天人所獻梁誌

公真身錫杖刀尺○

勅內侍衛欽往泗州修僧伽大

師塔凡十三層改普照王寺為太平興國

七年正月威虜軍奏言築城穿土得石函鐵函銅函

銀函金函凡五重中有泥離瓶盛佛舍利有列石記

云貞觀二十一年歲佛舍利謹遣牙吏以聞○嘉州

通判王袞奏近往峨眉提點白水寺修造見瓦屋山
皆變金色中有丈六金身普賢次日午中見羅漢二
身乘紫雲行空中

深州奏陸澤縣人王緒牧牛田中見一白兔逐之入
土穴中援穴得石佛五十軀制度奇古長皆尺餘勅
就邑寺奉安像常放白光○六月譯經院成詔天息
灾等居之賜天息灾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
顯教大師令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詔楚學僧法進
常謹清沼等筆受綴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張
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天息灾述譯經儀式於東堂

面西粉布聖壇

作壇以粉飾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

持祕密咒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

壇形正

佛大士天神名佐環

造其上如車輪之狀目曰大法曼拏羅此云請聖賢

阿伽沐浴

阿伽此云器凡供養之器皆稱曰阿伽今言阿伽乃是沐浴器設香華燈

水穀果之供禮拜遶旋祈請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譯

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

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

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

取互以初翻為訛哩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

野以心為素恒覽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

五蘊故自性空見此今云照見五蘊皆空大率梵言多先能後所如念佛為佛念打鐘為鐘打故洎回綴字句以順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

定刊削冗長定取向義

如無無明無明刺兩字如

九潤文官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

如心經度一

元無梵本又是故空中一僧衆日沐浴三衣坐具

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天息災言譯文有與

御名廟諱同者前代不避若變文回避慮妨經旨今

欲依國學九經但闕點畫詔答佛經用字宜從正文

廟諱御名不須回避○七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

經法天上吉祥持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

詔兩街僧選義學沙門百人祥定經義時左街僧錄
神曜等言諱場久廢傳諱至艱天息灾等即持梵文
先翻梵義以華文證之曜衆乃服○詔新經入藏開
板流行車駕親幸諱經院召僧衆賜坐尉諭賜卧具
繒帛什物度其院童子十人悉取禁中所藏梵本令
其翻譯○十二月詔選梵學沙門為筆受義學沙門
十人為證義自是每歲誕節必獻新經皆召坐賜齋
以經付藏○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內外諸
郡童行並與剃度○成都沙門光遠遊西天還詣闕
進西天竺王子沒徒曩表佛頂印貝多葉菩提樹葉

詔三藏施護譯其表曰伏聞支那國

西竺指天竺為支那今因舊以

為稱也

有大天子至聖至神富貴自在自慚福薄無由

朝謁遠蒙皇恩賜金剛座釋迦如來袈裟一領即已

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一切

有情度諸沈溺謹以釋迦舍利附沙門光遠以進

奉金

剛佛袈裟兩軛未見遺送之實今詳乾德四年行勤
等應詔西天求法諸國並賜詔書應以此年附獻也

八年六月詔翰林贊寧修大宋高僧傳寧乞歸錢唐

撰述詔許之○詔諱經院賜名傳法於西偏建印經

院今臨安傳法院即東都諱經院今但供奉入內道場法事

○成都先奉太祖勅

造大藏經板成進上○勅太原成都鑄銅鐘賜五臺

峨眉名山遣挂之日兩山皆有梵僧十餘空中奉迎其鐘聲聞百里○天息灾等言歷朝翻譯並藉梵僧若遐阻不來則譯經廢絕欲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習學梵字詔令高品王文壽選惟淨等十人引見便殿詔送譯經院受學惟淨者江南李煜之姪口受梵章即曉其義歲餘度為僧升梵學筆受賜紫衣光梵大師○沙門法遇自西天來獻佛頂舍利貝葉梵經法遇化衆造龍寶蓋金襴袈裟將再往中天竺金剛座所供養乞給所經諸國書詔賜三佛齊葛古羅柯蘭諸國勅書以遣之○泗州奏僧伽塔白晝放光士

民然頂臂香供養者日千餘人勅內侍奉釋迦舍利藏之塔下○上以新譯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達者自悟淵源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識其宗凡為君而正心無私即自利行也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它行也如梁武捨身為奴此小乘偏見非後代所宜法也趙普對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非臣下所能知也○詔以御製蓮華心回文偈祕藏詮逍遙詠宣示近臣○勅內侍張承貴往天台山重建壽昌寺從沙門自珣請也

雍熙元年三月日本國沙門裔

丁么切

然來朝然言其

國傳襲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天皇始傳中國

文字至欽明天皇壬申歲始傳佛教於百濟當梁承

聖初年至用明立有太子名聖德年七歲便悟佛法

於善提寺講勝鬘經感天雨華始遣使入中國求法

華經當隋開皇中也至孝德立白雉四年遣僧道照

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當唐永徽四年也次足姬立

令僧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當顯慶三年也次文武

立寶龜二年令僧玄昉入中國求法當開元四年也

次孝明立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内外教典

當天寶中也次元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

當元和年中也

貞元元和間有日本最澄受荆溪宗疏記以歸當以此為傳教之始可

也而裔然乃言空海傳教而不及最澄何邪唐書亦言空海歸業中國二十年然吾宗未見空海傳教之迹今據粹門正統云空海入中國學密教於不次文

空弟子慧果始知裔然言學者教者誤也

德立令僧常曉入中國求釋迦密教當大中年也上

聞其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謂宰臣曰島夷君臣

乃能世祚永久若是裔然求謁五臺及回京師乞賜

印本大藏經詔有司給與之

案唐書日本漢倭人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

東南在海中島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

附之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圖其王姓阿每
氏初主號天御中主彥欽五十二世皆以尊為號
居竺薺城彥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從治大和
州又十六世至應神又十四世至欽明又二世至
用明當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又四世至皇極當
正觀五年遣使入朝極子孝德立始改元白雉獻
武魄大如斗馬腦若五升器又二世至天智遣使
與蝦蟇人偕朝又二世號繼持遣使賀平高麗當
咸亨元年也至是始改號日本言其國在東近日
所出也長安元年持子文武立改元大寶遣使粟

田貢方物武后授司膳卿還國又二世聖武立改
元白龜開元初粟田復來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
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悉賞物質書歸聖
武女孝明立改元天平勝寶四世元武立當貞元
末年遣使者朝期學者摘免勢浮圖空海留肄業
二十年乃還又五世文德立又三世光孝立當光
啟元年也

唐祖景帝諱虎如龍虎
虎丘虎魄並出以武家

勅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奉安天台壽昌寺二年上
覽新譚經謂宰臣曰天息災等妙得翻譯之體乃詔
天息災除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除朝奉

大夫試鴻臚卿法天改名法賢並月給酥酪錢有差
新譯經論並刊板印行天息災等言聞陝西諸路頗
有通俗收藏梵經乞下尋訪以資翻譯詔從之

漢書
注郊
廟行禮九實鴻
聲而腫傳之也

述曰自古人君重沙門之德者必尊其位異其稱
曰僧錄僧統法師國師入對不稱臣登殿賜高座
如是為得其宜至若封官加爵稱卿稱公混濫朝
端輕招物論上失尊僧之禮下貽失節之譏釋氏
清風幾於不競彼微君處士不事王侯者吾輩寧
無愧乎若不空開府於唐朝息災光祿於吾宋皆

由翻譯功高特承天澤蓋將答主上重法之心非
所以為榮也

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歲以為常
○詔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者悉館於傳法
院○詔嶺南粵俗殺人祭鬼僧置妻孥所在長吏誠
屬以順正教

東都
事畧

述曰磐少時客南海見鄉落僧居畜妻養子皆能
執鉦鼓從事於赴請問其度牒否則曰但於本郡
給帖耳此等皆因守郡者規微利而不知恩漬三
寶之為過也今此詔旨專戒長吏可謂得護法之

心焉嘗聞蜀僧在鄉多畜妻子平時習熟公私不以爲非今之西蜀遊學東南者真成出家之士也三年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剃度自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所業精熟者方許係帳○詔以御製三藏聖教序賜天息災等令冠新譯經首

四年勅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往峨眉晉賢寺是日衆見普賢大士乘紫雲行空中久之方沒○十一月四日螺溪義寂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翰林通慧大師贊寧上表進高僧傳三十卷璽書褒美璽音後天令編入大藏勅住京師天壽

寺僧傳之作始於梁嘉祥惠皎爲高僧傳十四卷起

漢明終梁武天監十八年唐西明道宣作續高僧傳

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十九年今宋傳起唐正

觀至宋端拱元年依梁唐二傳分十科一譯經二解

義三禪定四戒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八讀誦九

興福十雜學

王禹偁有詩贈寧僧統云支公無有董狐才史傳修成乙夜開

述曰洪覺範謂宣律師作僧史文辭非所長作禪

者傳如戶昏案檢寧僧統雖博學然其識暗聚衆

碣爲傳非一體覺範之論何其至邪昔魯直見僧

傳文鄙義淺欲刪修之而不果惜哉如有用我者

吾其能成象直志乎

兩街僧錄可朝等請箋釋御製佛乘文集詔許之○日本國法濟大師奮然遣弟子嘉因祈乾來朝○十月二十一日寶雲通法師示寂

二年開寶寺建寶塔成八隅十一層三十六丈上安千佛萬善薩塔下作天宮奉安阿育王佛舍利塔皆杭州塔工喻浩所造凡八年而畢賜名福勝塔院安舍利日上肩輿微行自手奉藏有向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照天地士庶焚香獻供者盈路內侍數十人求出家掃塔上謂近臣曰我宿世曾親佛座但

未通宿命耳詔直學士院朱昂撰塔銘謂曰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為本國佛金剛座立碑即善提樹
下金剛土臺也學士蘇易簡為之指佛為夷人朕惡其不遜遂別命製之卿宜體此意

述曰人無通識不足以知佛故韓愈夷其佛歐陽修么夷其佛太宗以蘇易簡指佛為夷而惡之自古人君莫如太宗之有通識也佛聖人也五天中土也此方即五天之東境也今稱中國者此方自稱尊也稱四夷者且約此方四境之外論之也儒家之通識即目眈以言之故多失言若蘇黃諸公

則知之渡能言之也

勅內侍謝保意領將作匠賜黃金三百兩往峨眉歸
普賢像再修寺宇并賜御製文集令直院徐鉉撰記
淳化元年詔參政蘇易簡撰三教聖賢錄乞通慧贊
寧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寧撰鶯嶺聖賢錄
五十卷以進勅充左街講經首座○通利軍後廣隸
真定府
建城掘地於古寺基得巨石佛十軀詔建淳化寺以
奉其像○詔漣水軍沙門道堅赴闕召見賜偈堅姓
婁神異不測知人休咎時潤州有沙門號四世界佯
狂市塵說禍福立應潤商人欲往漣水四世界曰彼

有婁道者是蹈寶華佛化身汝如見之必獲厚利商
至漣水見而拜之師曰四世界教汝來邪汝不識曰
光菩薩見我何為商退果得利異常時歸訪四世界
不渡見矣○詔赤脚道者入見上曰南方禪律如何
化物對曰究之一理上起遶龍牀一帟云是禪是律
對曰究之一理上說○高麗國王治遣使乞賜大藏
經并御製佛乘文集詔給之
二年太原沙門重達自西天還往反十年進佛舍利
貝葉梵經賜紫服任西京廣慶寺○勅翰林贊寧充
史館編修○中天竺那爛陀寺沙門補陀吃多來朝

佛經

卷之三

五

進佛舍利梵經賜紫服○杭州西湖昭慶寺沙門省
常刺血書華嚴淨行品結社修西方淨業宰相王旦
為之首參政蘇易簡百三十二人一時士夫皆稱淨
行社弟子比丘預者千衆人謂廬山蓮社莫如此日
之盛○申公呂蒙正微時宴甚宴郡羽反貧也常干謁人有
僧憐之給其食彌月又罄乃令就居房廊隨衆粥飯
遂得安心讀書是年獲薦僧復備裝遣之竟甌多士
後十年執政郊祀奉給皆不請上問其故對以私恩
未報上歎曰僧中有名人邪乃牒西京令寺僧取奉
資修寺以為報公常晨興禮佛祝之曰不信三寶者

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公之子公
著猶子夷簡並封申公皆知敬佛每於元旦出所事
諸禪老書誨拜而讀之蒙正居政府日焚疏請言法
華齋翌旦言至坐堂上公將出念當拜不當拜言大

呼曰呂老子快出來拜亦得不拜亦得公大驚遽出
拜之齋畢問未來休咎言索筆書臺州二字及後罷

相知臺始悟前識

大慧武庫

○南海占城國沙門淨戒詣

闕獻如意金銅鈴杵龍腦香詔國忌日宰相已下詣
寺觀行香禁不得事腥酒

四年詔西邊諸郡楚僧西來中國僧西遊而還者所

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高麗國王治遣使謝賜藏經御製文集○上幸開寶塔院問僧卿是何人僧云塔主上曰朕塔云何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云盡開成如云因僧朝見上曰甚處來對云廬山卧雲菴上曰卧雲菴處不朝天僧無對雪竇代云雖避至能上嘗夢天人云請陛下發菩提心翌旦宣問西街菩提心如何發俱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平聞

五年中聞國沙門吉祥進大乘祝歲經詔五藏法賢等詳定賢奏此經是千聞書體非是梵文其中無請問人及聽法衆前後六十五處文義不正帝召賢諭

之曰使邪偽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棄此本以絕後惑○蜀民李順反陷成都上遣昭宣使王繼恩攻破之復命叅知政事趙昌言充川陝路兵馬都使既行時峨眉高僧茂貞赴召謂上曰昌言額綬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及昌言至鳳翔時寇準為守密上書言昌言有重名無子息不可授以兵柄上得疏憶茂貞言大驚乃以昌言知鳳翔而召寇準叅政事

至道元年中天竺沙門迦羅扇帝來朝進佛頂舍利貝葉梵經○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歲度一人

尼百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為合格○詔
兩街僧錄省才進孟蘭盆儀
二年詔以御製祕藏詮二十卷緣識五卷逍遙詠十
卷命兩街箋注入大藏頒行
藏六秀師曰秀嘗恭覽祕藏詮等三文知旨義與
契經相為表裏所謂現在佛以梵王帝釋身稱性
而說法也
勅史館編修贊寧知西京教門事
三年九月○西天竺沙門羅護羅來朝進貝葉梵經
賜紫服

音釋

涯

古定切音近
水名流也

謬

五各切音惡
止直之言也

昉

甫往切音六
明也

煜

余六切音
星火爛也

珣

思句切音
角玉屬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三 終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真宗

太宗第三子母元德皇后李氏十二月二日為承天節永定陵

咸平元年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賢等令
置先帝聖教序後沙門可升注序進上○詔知制誥
朱昂兼譚經潤文官○御製崇釋論其畧云奉乃十
佛有十力輔茲五常上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還善誠
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又曰釋氏戒律之書與周
孔荀孟迹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

則仁矣不盜則廉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正矣不醉則莊矣○中天竺沙門你尾拈等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菩提樹葉菩提子數珠賜紫衣○西天竺沙門佛護來朝進梵經賜紫衣○勅史館編修贊寧充右街僧錄

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勅史館編修贊寧遷左街僧錄三年八月試光祿卿天息灾亡謚慧辯法師勅有司具禮送終○慈照聰禪師見首山住襄州石門郡守以事笞之暨歸首座問訊曰守無故屈辱和上師以手

指地曰教它平地起骨堆即見随指起一堆土守全

家以病死

大慧武庫

四年五月試鴻臚卿法賢亡謚玄覺法師勅送終如慧辯禮○史館修撰左右街僧錄贊寧亡學士王禹偁序其文曰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範嚮用之福慶浮圖具瞻之地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師所述內典錄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師嘗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非史通等禹偁見之大服其說作書與師曰辰借通論日死三

復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致於迷濩
自周秦以降作者衆矣至於斥楊墨而尊姬孔不無
其人如此歷詆諸家丕顯聖道者吾未之見也師胡
為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與不然
天下冠章甫而衣逢掖者豈遂無其人也禮記孔工
口予少居
冢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猶大也大袂
禪衣章甫殷冠宋殷後孔子祖於宋也逢如宋掖音
亦袂袂蔽反僕雖不佞亦嘗從事於斯矣每欲厲墨
袖也禪單同兵而討百氏俘於儒宮且取其小道亂常之甚者斨
戮之俾乎祖述憲章之道與天比崇然後知夫子之
尊也區區此懷為日斯久今茲覩師通論之作所謂

時雨降矣日月出矣漑灌燿火復何為哉莊子日月
出矣燿火
不息燿音燿火炬
也見王氏小畜集師述僧史畧三卷凡法門事始因
單莫不畢錄臺閣之士欲通練內外典故者皆於此
觀之

述曰道法師序僧史畧稱內翰王公觝排釋氏過
於韓子而獨於寧通慧推服之不暇蓋其學行才
識有可取也今觀小畜集其修僧史則贈以七言
撰聖賢錄則賀以五言歸葬錢唐則誌其墓所著
內外集則冠以序而於通論之作贊之以書且盛
稱其駁董難王斥顏非史歷詆諸家自周秦已來

未之見是知王公之於通慧不敢排以佛而獨有
取於學識之高可謂能誠服矣至於通慧道德之
盛則王公未學不足以知非如梁敬之之知荆溪
柳子厚之知重巽也

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臣嘗召
閭閻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諸藩必招輕慢自
今宜試經業察人材擇其可者令往詔可○二月詔
隋智者禪師科教類次刊牘凡百五十四部賜召天
台總錄譯館請繫開元東土集傳制曰可
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

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西天三藏法護來近
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束帛館於譯經院○北天
沙門戒賢來進梵經賜紫服○七月元早召西天梵
僧於金明池水心立壇咒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
雨至自後歲旱必作咒法多驗○東吳沙門道原進
禪宗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定頒行
二年三月迦濕彌羅國沙門目羅失稽來進梵經菩
提樹葉○七月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賜紫服
○九月上幸譯經院令三藏諸僧坐賜香茶繒綵有
差○上以諸寺住持先是僧職還補或非其才至是

召見便殿闕試行業三年諸王府侍讀孫奭奏請減
損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
往毀訾假使僧道時有不檢安可即廢○詔釋道歲
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試經業○婺州沙門志蒙徐
氏衣錦衣喜食豬頭言人灾祥無不驗呼人為小舅
自號曰徐姊夫一日坐化於三衢吉祥寺遺言吾是
定光佛至是奉真身祈禱神應不歇世目之豬頭
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並去寺觀百步之外有以酒
肉五韋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糾告重論其罪

述曰真宗可謂仁聖之君矣初踐阼製聖教序

謂新

諱藏經為聖教也為聖教製序始於唐朝

造崇釋論陳恕論羅諱經則
不許孫奭請減度僧則不聽而又能下詔鬻酒肉
於僧道者論其罪意此穢業不當瀆聖境也厥後
沙門覺稱自天竺來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
殺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天竺食肉五韋者驅
出城故無貨者是知東華郡邑習於食肉故見之
者無嫌心獨無媿於稱乎嘗因同人揚擢此事欲
乞清朝推廣祖宗之法不令在城中殺畜不許懸
肉街市凡屠家只在城外僻絕不通人處居止販賣者用竹器遮覆入城投稅然後巡街而賣
庶幾人居消潔目不習見所以去殺氣以養仁心

移惡習以趨善道豈不有益於國家之政化者哉
初諸暨縣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
是年十月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
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衆不免烹矣華異之作
夢魚記以囑後來宰邑者四明法智法師為政載教行錄○臣察言
愚民無知佞佛過度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
罪蠹害國政宜加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遷善
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廣雖荒服諸國
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旦對曰頃
歲虜使登開寶塔瞻禮甚虔誓當戒殺及至上清宮

不復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

述曰道事天人事佛故為國者必兩存之而於尊

卑小大之分較然久已自明恭惟真宗皇帝聖心

虛融并包法界敬天命宗佛乘業於性真不俟為

學既免梁武永棄道教之偏且無唐宗上躋老聃

之失

梁天監二年罷道教唐正觀十一年外老子居佛上

福之說肯顧陳恕諱經費財之言上法祖宗下垂

成憲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

詔遣使送金襴袈裟往惠州羅浮山中閣寺奉釋迦
瑞像仍為國建祈禱道場感五色祥禽集於齋所此

像高八尺來自西天隋開皇中釋慧喜安龍華寺會昌廢毀像靈不可壞道士藏於都盧觀咸通中海南節度使韋宙迎至中隱寺

七月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民袒露坐卧違者以不敬論○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五上表請封禪十

兗州舊魯國地

月在京民庶相繼上表詔許之十一月車駕幸曲阜制加謚玄聖文宣王祝文進名封其父叔梁紇為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官氏鄆國夫人給十戶奉瑩域賜田百頃及御製讚封齊太公昭烈武成王

述曰自古尊先聖者漢高始過魯行祀封其後平帝始封褒成公梁武始令天下建廟北魏孝文改謚文宣公唐太宗用房元齡議太學釋奠始尊為先聖而以顏子陪享明皇始進號文宣王南面坐用王者宮縣之樂皇朝真宗加謚至聖文宣而祝文進名定儀特拜自古尊先聖莫若此日也韓昌黎謂天下通得祀孔子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祀事之盛未有如孔子者蓋孔子以德雖不得位而得常祀見濠州孔子廟碑是知自明皇尊以王禮故世世天子拜而祭之今真宗特拜有合於古不知當時

禮官何為不知而定肅揖之儀耶哉

詔修飾泰山衆像凡三十二身御製重修佛像記○

鴈蕩山自古圖謀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為鴈蕩

下二潭為龍湫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前臨大

海案西竺書諾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

鳥名村以華名唐貫休有讚云鴈蕩經行雲漠漠龍

湫宴坐雨濛濛祥符中伐木者始見之自是著名

溫州樂清諾矩羅十六住世羅漢之

一梵語震旦此云東方君子之國○鴈山瑞鹿本

先禪師結印坐亡彌月肉體不變常聞異香詔取所

著竹林集藏之秘閣陶師

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人朝觀

泰山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詔昇州崇勝寺賜

名承天甘露戒壇○勅光梵大師惟淨試光祿卿同

預譯經○九月吳國大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賜號

報慈正覺大師即太宗第七女幼不茹葷血上幸延

聖寺抱對佛願舍為尼至是乞落髮詔建資聖院以

居之勅釋門威儀鐘鼓鐃鈸
幢幡之類教坊樂部以為迎導時

家王女曹王女及後宮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於是

日晉度天下童子十人度一人○詔於洛陽甲馬營

太祖誕聖之地建應天寺以奉神御

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

述曰案寧通慧僧史畧云甘露以喻涅槃戒為入涅槃之初門故從果以彰名也今言別立大乘戒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具足戒後至此地增受菩薩戒以順開顯之後末代出家乘戒俱急之義也

詔天下州郡應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勅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

○詔知制誥李維出經論題目考試沙門以為遷補左右街之序左街相國寺右街開寶寺○詔吉州西峯雲豁禪師館於北御園入定月餘求歸故山詔許之師每入定或經歲方出

○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善提印○中天

竺沙門覺

法稱

戒來朝進舍利梵夾金剛座真容菩提

樹葉召見便殿尉勞甚厚館於諱經院稱進讚聖頌詔惟淨諱之稱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西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貨者心不欲久居此願至五臺禮文殊即還本土晉

公丁謂問之曰數萬里遠來更何所為稱曰并欲禮
宣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襴袈裟奉安金剛座及賜
裝錢茶果○四明知禮法師初與沙門異聞於南湖
保恩聚徒講道是年賜額延慶乃作誠誓辭二篇俾
長為講貫天台宗教之所其言吾宗有五德者吾將
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成然五德者一曰舊學天
台勿事無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偽三曰戒德有
聞正已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
美敏於將導

四年三月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瞻無畏三藏塔

製讚刻石置之塔所復幸白馬寺瞻摩騰二藏真身
上謂近臣曰摩騰至今千年而全身不壞良可尊敬
宜嚴諭寺僧用心守護因御製以褒之○詔賜黃金
三千兩增修峨眉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
人○詔漣水軍守堅道者入見令宮女皆出焚香每
一女至前上紹之曰后也師皆言非如是數十人師
忽起曰陛下好養此人它日必作家主即章獻太后
也真宗后劉氏仁宗即位以年幼尊師乞歸山詔許
也劉氏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十一年之在山常紙衣閉戶不見人有置食庭前者人退自
取之

五月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善提印賜紫服○
十一月益州守臣李士衡進大慈寺沙門仁贊編修
釋氏會要四十卷

五年二月詔嘉州峨眉山沙門茂貞入見上賜以詩
館於景德寺舒王元偁臺青衣童持書以授中使足
躡黃雲隱隱而沒王以問師荅曰將有儲嗣降孕之
慶未幾仁宗生○初樂史留守西京夢天帝召謂曰
世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
往勿辭遂唯而去旁侍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也明
年仁宗生

張師正
括異記

日本國遣使稱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
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神光勅詞臣
為撰寺記

六年二月詔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剃度○五
月開寶寺福勝塔有金色光見相輪上又有聖僧逸
塔翌日得五色舍利上親幸敬觀見舍利於塔表大
如月色同水晶往來飛動於鈴索之上士庶同瞻於
地輓上獲舍利五千餘粒詔賜號靈感之塔時京師
天清寺興慈塔亦有舍利見相輪上上曰像教嘉祥
生民之福也○八月兵部侍郎譚經潤文官趙安仁

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
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凡譯成經
律論四百十三卷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
次又請以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褒許
○詔謚泗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
斥其名○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來進舍利梵經
賜紫服○十一月舍利見於玉清昭慶宮聖祖明慶
殿或以為道門無舍利事上謂宰臣王旦曰三教之
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人為善唯識達之士能一貫
之滯情偏執於道益遠

述曰法身舍利無乎不在當大感通之際雖頑空
朽壤尚可得之何有閒於道家之宮館哉惟我真
宗敬天奉佛德動幽顯間者塔寺屢獲舍利而今
復見之聖祖之殿誠所以彰聖君度事二教之心
由精誠感格有以致之也

西天波羅奈沙門滿賢進梵經無憂樹葉○浮石崇

矩法師

四明法智弟子

至京師上聞其名召入內殿講四十

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說賜紫服金幣香藥

八年正月臣僚言每歲上元車駕詣寺觀三十餘處
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令近臣分拜上謂王旦曰朕

祈福中外虔恭拜起未嘗懈怠卿等欲申裁減非朕之意

國朝會要

述曰案歸田錄太祖入寺問贊寧通慧佛當拜否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寧於太宗朝隨吳越王初歸京師未嘗及見太祖歐陽氏所錄妄也今觀真宗百拜已上不欲分任近臣蓋習熟於祖宗之家法也其後如徽宗拜佛牙南渡歷朝拜大士則知有國以來無不拜佛之理歐陽慢佛不欲人主致敬故特創此說見在過去無義之談所以誣君主下誣寧師也甚矣

詔於大內丙地建景靈宮以奉聖祖○勅汀州南安巖名均慶院賜太宗御書百二十軸先是釋自誠居巖上神異不測云是定光佛化身見懷仁江有蛟害人書倡投潭中求擁沙漲塞潭為洲其恠遂絕過梅州黃楊峽民乏水飲誠以杖指溪移於近道每歲有旱書偈擲之風雨隨至其偈後每書贈以之中四字人世莫曉其旨○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五卷付僧法院編入大藏

述曰道家者流其所學則道德陰符是為治心修身之本至言內丹外丹火候口訣則不傳於非人

其餘旁門如胎息之法草木之方皆上聖下教用度人世非可謂之虛無也若夫置壇傳籙起自天師是又上天護國護人治鬼攝邪之法俱可以助教化於天下者是故此道列在國家與儒釋均為三教者以此至於小大優劣内外之義則較然可知故闡澤對吳王曰道事天天事佛李士謙論三教曰儒五星也道月也佛日也能達此意則三教之位定世言儒道釋蓋本乎此儒生道士不別本末欲輕陵於釋氏皆未學之過若道流有輔成舊偽言老子化胡以佛為侍者之言謗老子瀆世尊其咎當如何邪

南海注輦國遣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九年二月北天竺優填曩國沙門天覺南天竺師子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蹉國沙門等來各進舍利梵經各賜紫衣金幣○四月中天竺薩縛羅國沙門童壽來進梵經賜紫服○五月東天竺縛鄰橈國沙門普積來進梵經賜紫服

述曰西土梵僧繩繩而來者多矣至於五竺沙門競集闕下則無若茲時之為盛豈法運之興隆歟

帝德之感通也五竺國名校以西域記唯師子國
可見餘不可考蓋今古事變猶昔漢唐而今為宋
其實一區宇耳

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於揚州○西京
龍門山石龕佛歲久廢壞上命沙門栖演給工修飾
凡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尊○九月不雨詔泗州龜
山沙門智悟入京止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
有感曾斷一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
日大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藥悟曰無害人見所截
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之曰悟是

五百羅漢中一來此救世

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仙垂教實利含生貝葉騰文
當資傳譚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相參既失精詳
寔成訛謬而况葦血之祀甚瀆於真秉獻詛之辭尤
乖於妙理其新譚頻那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
後似此經文不得翻譯○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
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住山本如勸郡人建
教藏閣以奉之○九月宰相王旦薨先一日囑翰學
楊億曰吾後厭勞生願來世為僧宴坐林間觀心為
樂幸為我請大德施戒剃鬚髮著三衣火葬勿以金

寶置棺內億與諸族議曰公三公也歟贈公衮豈可
加於僧體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玉

湘山野錄

○宰相

王欽若無諱經潤文使○十一月詔天下州郡復放

生池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上下水五里並禁

漁捕

唐肅宗立放生池八十所類真卿作碑紀德

○四明延慶禮法師結

十僧修法華懺期三年焚身供法秘書監楊億素仰

道風貽書勸請住世謂方當台教中興之時正賴傳

持為世良導復修書郡守李夷庚及竺慈雲偁同

勸止既而駙馬李遵勗亦奉書交勸師以公私意動

竟沮前志乃渡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年以酬至願

二年勅江寧府

昇州

長干寺改賜天禧塔名聖感即東

土所藏阿育王舍利塔十九所之一也

塔在城外

三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節文云虛皇妙道西

竺真乘咸昉化源敢忘崇奉應天下僧尼道士女冠

係帳童行並與普度尚書右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

是差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

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詔於

天安殿建道場荅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八

藥銀即水銀銀世謂之乾汞也

○

錢唐月輪山沙門道誠以朝廷覃恩普度撰釋氏要

覽三卷為出家者衆法之須知行於世○諱經三藏法護等請以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入藏頒行詔可○宰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山謁慈雲法師遵式請講法華歎曰此道所未聞此人所未見也即為奏錫天竺舊名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為主上祝壽○十一月東女真國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四年正月右街講經祕演等請以御製釋典法音集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初是楊億提舉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箋之將三百字暗

碎不可觀億削去自注云地體本靜動必有變人服

其簡○西天沙門普善來進梵經賜紫服○駙馬都

尉李遵最奏四明知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

特賜法智之號仍宣旨住世演教不許遺身時諱經

院證義簡長等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

詩見四明

衆行錄及刻石在南湖

○十二月翰林學士楊億卒億留心禪

觀自屬疾即屏軍茹臨終之日為空門偈以見志識

者知其有得佛氏之學

五年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法師領

衆修法華懺為國祈福師為述修懺要旨上之○詔

於并州建資聖禪院為將士戰亡者追福○門下侍郎平章事丁謂兼譚經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

述曰真廟之在御也並隆三教而敬佛重法過於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則有聖教序崇釋論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遺教二經皆深達於至理一歲度僧至二十三萬而僧衆有過者止從贖法上元幸諸寺禮像百拜弗辭復唐家天下放生池以廣好生皆本於宿願而發於聖性非俟於勸也至於繼世諱經大開梵學五天三歲雲會帝廷而專用宰

輔詞臣兼潤文之職其篤重諱事有若是者當時儒賢如王旦王欽若楊億晁迥輩皆能上贊聖謨共致平世君臣慶會允在茲時稽之前古未有比對

是歲天下僧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

仁宗母李氏

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遵

式法師為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龜茲國僧華嚴來進佛骨舍利梵經賜紫服

音釋

併

音齒陵切

駁

音駁

駁

為恆切

寔

音寔

寔

音寔

寔

音寔

寔

音寔

也

黑

怒

騰

音騰

騰

音騰

騰

音騰

騰

音騰

騰

音騰

騰

音騰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仁宗

真宗第六子母宸妃李氏薨二日在天其一忽隆以裾承之遂娠四月十四日為乾元節葬永

陵

天聖元年上半年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玉重請
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
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
大士也鄭氏家集○勅內侍楊懷古降香入天竺靈山為
國祈福慈雲式法師復以天台教文入藏為請懷古

為奏上知○南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詔
三藏法護諱之○四明延慶法智法師出教義策試
生徒名開帙四十二章至今以為法

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靈山千
衆慈雲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作大義○四明
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遇道人李士寧於逆旅謂開
曰君鄉城戒香有瘞女者過去雖衛佛也若歸可往
禮拜問其狀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既歸亟往寺
訪之一老尼曰聖姑坐化年餘矣因示以畫像炷香
作禮自以不觀尊容為之媿恨明年過錢唐客書吏

陳式家忽見小兒十數擁一尼童入門諱傳云瘞女
瘞女開方驚顧遽索紙書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
無一法可思惟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
復於偈後書無去來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瞻遺像
之意渡書偈云須彌山上擺鐔大洋海底搖鈴若問
瘞女姓字祇此便是真名出門竟去追問小兒瘞女
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曰問取瘞女忽俱不
見

志磐頃過甬東棲心元妙得舊文於書篋念瘞女
古佛世無知者因為述戒香維衛古佛記既而元

妙以遺寺王師亮俾刻石寺中以題名牒案歲經
維衛或稱毗婆尸此翻勝觀所謂以勝妙三觀一
切諸法無非三諦之理也

蜀人李士寧有道之士得軒轅古鏡洞見遠近學士
蔡君謨聞而惡之一夕夢為虎逼有人救之謂君謨
曰公貴人也但頭骨未正乃以手按之夢覺頭尚痛
明日士寧往謁焉即夢中所見者後出守閬中士寧
復往見君謨告曰久患目疾夜夢龍樹菩薩何也士
寧即袖中出畫像宛如夢中兩目明視如故見李壁
詩士寧神異甚多荆公歐陽
公皆有歌詩以記述其事○西天沙門愛賢護賢

來進貝葉梵經賜紫服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復放生池四明南湖法智
法師每於佛生日集衆行法放魚鳥以祝聖是年郡
以事聞勅樞密劉均撰文以絕郡守魯會立碑寺門
文見光
教志師一夕夢伽藍神告曰明日相公至已而曾
會領子公亮入寺師告以夢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
忘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有魯相公拾
田帖載教行
錄○翰林學士夏竦同三歲惟淨等進新譚經音義
七十卷○判都省馬亮言佛道貴重人天所師請無
得收度魯犯真刑及文身者詔從之

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表賜名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杭州天竺寺七月八月望日之夕天雨桂子慈雲法師播種於土作詩以記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四明南湖法智法師於元旦建光明懺期至五日趺坐說法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化露龕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闍維之日異香芬郁舍利無數古根不壞若蓮華然

七年勅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蓋為先帝薦福之舉今後毋得無故擅興力役

九年勅韶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衣鉢入京關供養及至奉安大內清淨堂勅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為真宗皇帝建塔於佛金剛座之側今欲再往為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龔頤文聖上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詔可仍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烈火煨之色不變心敬神異遂製龕頤文太宗朝復取驗以火製偈讚以申敬見三朝御製碑因奉安大相國寺法華院真宗嘗迎供開寶

寺靈感塔下瞻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讚

見三朝御製碑

上以三朝敬事遂迎置禁中以薔薇水灌之

出南海三佛齊

國香氣芬郁異常

忽於穴中得舍利一五色映人因為製讚

以金盃二重藏之奉以還寺其讚云三皇掩質皆歸

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

言真埋軀祗見空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

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孟徒四切音贖器似孟本紀錯為孟今改正

述曰佛道大道也佛身真身也言大道則法界無

遺不同孔老之有方域言真身則常住不滅不同

孔老之有生死其所謂佛牙舍利者此蓋真身應

物示化之一法也豈世間水火所能沮壞之邪仁

宗以三朝歸敬特製讚文而且歷詆帝皇儒道之

宗祖者誠以仁義之道清淨之化所以教域中之

人致人天之福耳非如佛道有化人出世之能然

則在儒在道不離此身皆可以從事釋學以為未

來出世之本恭覽宸製知言近而指遠

明道元年十月一日天竺慈雲法師說法坐逝人見

大星殞於鷲峯紅光赫然師於前朝進金光明護國

儀上因閱視至哉頌文有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

仁王慈臨無際撫几歎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亟宣

召之則師入滅矣

二年七月四明南湖奉法智法師舍刹奠於南城崇
法院之祖關

景祐元年叅知政事王隨刪景德傳燈錄為十五卷
傳法院編錄入藏○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
者得度命叅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
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問之約歸各取
經誦綬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歸田錄○是歲天下僧
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
人

二年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諱經院是書即法護惟淨
以華梵對翻為七卷聲明之學實肇於茲其所序云
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法
護東土一人則惟淨耳筆受綴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

九人五竺貢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
經僧得還者自辭濟至栖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
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十一月詔孔宗
愿襲封文宣公

三年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進上賜名
天聖廣燈錄御製序○右僕射諱經潤文使呂夷簡

叅知政事潤文官宋綬言奉詔續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今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十一卷乞依舊式賜序

四年御製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

寶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尉勞賜號顯教大師紫衣金幣

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廩祿

鴻臚卿主四方賓客後世兼領西域梵僧

欲乞停罷

經上曰三聖舊模焉敢即廢且瑗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未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譚經上出淨疏示之諭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

湘山野錄

○范仲淹宣撫河東寓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

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為之序云此頌文一

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讀之一頌一悟方

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有遺落真文因以傳江陵

沙門慧詰俾行於世

家集

○諫議大夫歐陽修慕韓愈

斥佛老著本論三篇其畧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

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去矣而復

大集遂至於無可柰何云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世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云禮義者勝佛之本也堯舜昏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教民之具無不備則佛無由而入歐陽氏以禮義為本求勝於佛故曰本論又曰今佛之法可謂姦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並見六一居士集○二年初東掖山本如法師結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導最以聞於朝賜號神照然方袍嘗於山西南見一

虎卧以杖擊之曰非汝住處也虎俛首而去後於虎卧處結屋為菴以是年歸閒此中慕廬山之風與鄒公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六七年閒寢成巨刹王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三年六月久旱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內殿躬禱湏臾雨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用以奉藏演製讚頌文以見歸敬○宰相章得象兼諱經潤文使

四年

○六月開寶寺靈感塔灾勅中使取塔基所藏舍利塔入內供養將事再建諫臣余靖力諫上不說○諫

議歐陽修為言事者所中下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託意遊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印禪師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史記孔子世家折衷於夫子折斷也衷當也漢楊雄傳折衷乎重華顏師古修肅然心服聳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時排佛為之內銷遲回踰旬不忍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正相類修初至師揖就座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合於心乎修盛氣以荅曰修學孔孟之道竊有慕於韓子之攘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取焉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之距楊墨佛

老大聖非楊墨比退之尚不可排況今歆慕之者昔者文中子之言佛聖人也而退之斥為夷鬼此大慢之言也修曰學者廢中說史家不立傳退之絕口而弗稱今師援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中子醇儒也其得佐太宗當不媿三代之治其職居修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昔陳琳達撰隋史避嫌於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之退之蔽賢而弗稱豈天下之公心皮日休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於文中子司空圖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故房杜之徒恢張文武以濟正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子

也荀卿之徒韓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詩書以亡秦楊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門人能以仁義之道輔成唐家以致治乎若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聞其徒有佐漢興唐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於荀楊韓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

文中子之弟王績秦侯君

集無君事連長孫無忌叔達避嫌故弗與立傳

修曰韓子之道文中子不合者鮮矣使其遇太宗必大發所蒞師曰憲宗中興之君也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為己功歆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之甚且退之斥佛為夷鬼者請

畧辨之佛聖人降自兜率天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

何以夷稱佛聖人不生不滅曠劫常存人天之宗仰

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慢語乎退之七世祖韓蒼當

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拓跋赫連氏匈奴左賢王後據朔方號大

復後魏道武帝拓跋氏起自北狄由西戎歸北狄獨不為祖諱而反取

訛佛聖人乎退之畏修史褻貶之過答劉秀才書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而不思貶佛之過為尤可畏排老子為已任

而兄事毛仙服其丹卒疽歿而殂退之言韓與毛同姓子祖校

書不材校漢書改金根車為金銀車卒黜歸未數世而絕滅其亦

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又和

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盛德之累諺言善罵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舊著本論孜孜以毀佛為務安得衆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射之禮為勝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不知道也修大驚報為之謝曰修胸中已釋然將何以見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念生東華為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戒慢悲悔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當明天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修自此頗有省發

及後入叅大政每譽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蜀沙門祖秀紀歐陽子見訥禪師事作歐陽外傳後
廟居士蘇庠養直魏公張浚為序秀任潭州上封得
法於黃龍新禪
師自號巖六菴

述曰孔子文中子皆謂佛為聖人韓氏則曰佛者夷狄歐陽作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二子不知佛為聖不知天地之廣大故不知奚為夷奚為中國不知佛法之妙故不知奚為本奚為患儒宗有欲排佛者倘未能覽其典籍質諸學者熟復其義理之所歸則吾恐輕肆慢易如韓歐一時之失言也然退之問道於大顛自云得入處故魯直有云退

佛統紀
卷之四
七
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亦少沮歐陽見祖
印肅然心服故東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
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今人徒知誦
前時之觝排而不能察後來之信服以故二子終
受斥佛之名其不幸乎

勅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仙源縣茔廟
戶五十人充灑掃

五年眉山蘇洵赴汴京舉進士不中汴江至潯陽答
廬山謁祖印訥禪師問法

東坡云慶歷丁亥先若問法於圓通訥公得其旨

六年丙戌江寧府正覺禪院住持守暹重建泗洲大

聖磚塔天禧寺住持普莊撰募舍利記

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晨興叩
殿遇紫服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詔封慈忍靈濟
大師○太子太保張方平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
楞伽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宿障冰解細
視筆畫手迹宛然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
要蘇軾為題經後云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
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
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為心
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

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云云載遊公之
門三十年矣今年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七十九
幻滅都盡慧光渾圓軼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
為可教者乃授此經旦以三十萬錢使印施江淮間
金山佛印元禪師謂印施有限書而刻之則無盡乃
為書而刻之板以為金山常住云○御製譯經頒賜
三藏法護

八年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聞開寶寺言法
華有異行夜焚香默祝翌日請法華大士於化成殿
齋暨旦上道衣凝佇俄內侍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

入將至寢殿訶不能止上笑曰朕召之耳至則徑升
御榻趺坐受齋上問儲嗣事索紙連書三十三字

後英宗繼統乃濮王第十三子

濮王為
仁宗兄

○知制誥魯

公亮丁母夫人憂告歸鄉僧元達附舟至錢唐入天
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魯舍人五十七入中
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已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而
達以魯公恩補大師公亮前身為青草堂年九十餘
魯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人生
子青正坐化○叅知政事歐陽修知揚州廬山祖印
訥禪師遣僧問訊修與對食偶曰高麗遣使問魏武

注孫子三處要義無注說廷中諸賢無敢荅者有詔問修亦未知其荅僧曰山中老師必知此義修欣然飭郡庭儀從乘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應詔

東林錄

修後

為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竅為奇其文畧而意濃又為錢忠懿王贊曰中有樗里不以示人皆有得於祖印之意也

述曰磐兒時侍師袁先生

名機為郡學錄
繫齋正獻公姪

見與鄉

士閻孫吳兵書聞其論曰儒者之兵合於常道愛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救時赴難不忘君主義

也兩陳相抗遣使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信也至於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也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筭而勝者有臨機制變而勝者智用不定通於神明父子至親不能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盡其意邪聞此語四十五年今觀東林錄所載益信袁公之言與祖印同其旨

歐陽外傳云公至圓通范文正公以書抵永叔問
孫子闕疑魏武不注師就覽畢即取別幅釋之公
驚汗
永夕

九年歐陽修知潁州官妓盧媚善談笑口作蓮華香

有蜀沙門知人前事修以問之僧曰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於此修問妓曰曾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何能讀經修令左右教之一聞即誦它經則不能

遼齊開覽

皇祐元年詔再建靈感塔奉藏舍利

慶歷四年災毀故重建

○

勅中使往陳留入闕寺迎佛指舍利或以為偽上命試以烈火擊以金推了無所損破而舍利流迸光照西方上曰功德歆歸闡教乎乃以水晶寶匣盛之御製讚頌文奉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為沙門義津建寺請額為闡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攜佛指舍

利欲求吉祥處奉安非師不能護施之而去既而瑞

楊傑撰碑

光屢謨祈禱頻應○自周朝毀寺建隆興復京

師兩街唯南山律部賢首慈恩義學而已士夫聰明超軼者皆獻聞名相之談而天台止觀達磨禪宗未之能行淳化以來四明天竺行道東南觀心宗眼照映天下楊億晁迥有以讚之真宗嘉獎錫以法智慈雲之號雖一時朝野為之景慕而終未能行其說於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京第宅創興禪席因賜額為十方淨因上方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修等請以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因舉懷璉

以為代

歐陽
外傳

二年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彥博在京師與淨
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為往生淨土之願○詔
左街淨因禪寺懷璉禪師入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
錄智林等問話奏對稱旨賜號大覺○初舜老夫住
廬山棲賢南康守以私忿民其衣大覺迎至淨因居
以正堂上每召師入內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見
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曾入舜室歸
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偉敬之曰山林之高入
也即於扇上書賜號舜依舊為僧再住棲賢寺賜紫

衣銀鉢

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進梵經賜紫服○詔
歐陽修同宋祈范鎮修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
及方技傳乃至正觀為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
之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於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永
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
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
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歐陽
外傳○司馬光嘗讀文中
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
子謂佛為聖人乃曰審如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

禪偈六首其卒章云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
為大聖是名佛菩薩暇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寥忽
聲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方進匕箸光欣
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至和元年勅
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云字師號曰普明慈覺
傳梵大師○上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上驚而寤
遣使徃視之見一僧卧門外其名道隆明日召見奏
對詳敏賜號明悟禪師勅曹門外建華嚴院以居之
二年淨因大覺禪師懷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
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師乃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

流開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
石樓上嘗賜龍腦鉢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已壞色
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益嘉歎

嘉祐元年乾元節勅開寶寺福聖塔院建大齋施僧
袈裟○相州太守李復圭葬龍興寺塔基得佛髮舍
利旋轉如螺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徃來不斷宰相韓
琦即其地建殿藏之三年譯經三藏銀青光祿大夫
試光祿卿普明慈覺傳梵大師法護亡壽九十六○
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五
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譯經潤文使○富鄭

公請顯華嚴住洛陽招提邀司馬溫公往迓之忽見
數十檐過溫公問之曰新招提長老行李也溫公即
命歸謂鄭公曰已見之矣

述曰學道之士以貧為德此世人之常所知敬也
招提數十檐卒為溫公見薄一青掩大德可不戒
之哉

六年文彥博以使相鎮魏府請文慧禪師重元居天
鉢寺一日來別曰入滅去彥博遣子往候之果坐脫
暑中香風襲人焚龕之時煙色正白舍利如雨彥博
親臨視手執流離瓶祝之煙入瓶中舍利填滿

○杭州智圓律師允堪示窰塔於西湖善提寺嘗述
會正記以消釋南山律宗詩文行於世

七年藤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至錢唐
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見內翰王素進輔教編
定祖圖正宗記上讀其書至為法不為身嘉歎其誠
勅以其書入大藏賜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
以視叅政歐陽修修覽文歎曰不意僧中有此即黎
明同琦往淨因見之語終日自宰相以下莫不爭延
致名振海內及東下吳門大覺璉禪師作白雲謠以
送之

石門文
字禪

述曰晁以道言予嘗恠韓文公歐陽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夫至今喜稱道之者二公之力也

洛陽沙門鑒聿深於易述韻總五篇歐陽修為之序曰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儒之學者莫能難也

述曰夫人在孩提時便知學字師不知字故所學多非及長又以是教人非傳非故皆不疑不知字而為文文欲學古而字不知古何文哉漢先君中郎尚書後漢盧植字子幹至磐已身為三十二世備見家諫嘗上書乞正五

經文字有云古文近實而流俗降在小學此傷之

也班固漢書列字書為小學磐幼從師學年五十始悟字多非

因發憤取諸字書訂正之益知世人書字訛謬為

尤多如陳陣華花歷曆奉俸反主俗字而違失經

史之正論語戰陳之事諸典皆作陳今韻畧卻出陣字於下注云亦作陳禮記前有黃華

詩照有荷華魏曹植詩朱華冒綠池今韻畧先出花字於下注云亦作華易治歷明時漢書律歷

志皆作歷今韻畧歷曆並出漢書餐錢奉邑又光武詔增百官奉扶用反袂祿也今韻畧先出俸字下注云亦作奉

此皆以俗字為主巖岩橐橐臺臺船舫此造作不

典而正通俗三者之所不收岡崗暴曝芻芻然燃

是為山山火火重加之繆暴音僕孟子一日暴之史記暴其所長於燕又

佛且院記

3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暴露於野並音僕
號字韻者非曝浴況况宜宜羈羈場場是為增減

點畫之不成字也至於正月之音征昭穆之音韶

異代不必諱而述音義者諱之何也書正月上日音政又音征

詩正月如字世謂秦始皇諱政故避者音征今去秦遠矣尚不聞避政事之政何獨正月之避邪禮

記王制三昭三穆無明音周禮呼昭穆而進之注上昭反此因避晉文帝諱昭故音韶然昭穆正取

昭明之義朱晦菴經解並用如字此征韶二音皆陸德明釋文不知改削之過已亡不令之君能與

避諱而孔聖萬世之師不知佛與禪出釋典而不

避諱古今儒宗不能無愧也

收僧與梵亦釋典而置之篇韻何也梵語佛陀此禪即此云靜慮此二字不收梵語僧伽是知孫強

比云衆梵者清淨離欲今韻中收二字之增王篇梁顧野王撰王篇唐孫愐之增廣韻唐孫強增字多取俗書

樞撰摩韻多收俗字與夫本朝丁度之撰集韻皆泛引俗書

雜揉正體俾經史古意黜然不明此字書之大阨

而有待於志士以矯正之乎今觀歐陽序韻總謂

能正五方之訛儒者莫能難於私心竊有感焉特

無由見此書耳見六一居士集黃太史曰魏晉人取字勢

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橋橋直直皆不成字思

陵翰墨志有云書字之弊無如本朝至哉聖學之

深識也高宗陵號永思

英宗仁宗兄濮王第十三子正月二日為壽聖節葵永原陵

治平二年勅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翰林

學士臣王珪撰文左僕射魏國公臣賈昌朝書右僕射兼諱經潤文使衛國公臣韓琦立石太宗御製曰功成積勅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難眼觀數重金色潤手擎一片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藏處千年瑩采完定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閑看真宗御製曰西方大聖號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願進修增妙果庶期饒益在黎元仁宗御製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空遺冢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屑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三年淨因連禪師乞歸四明阿育王山上賜手詔曰天下寺院任性住持師遂建宸奎閣以奉先朝聖製

仁宗詩頌
凡十七篇

學士蘇軾為作記移書問手詔中語師答

以無此後示舜得之筭中軾聞之曰有道之士也

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聖之額

神宗

英宗長子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四月十日為同天節 蔡永裕陵

熙寧元年

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損鬻牒自此始述曰古者出家之士自漢明以來並從國恩而為

得度如隋文一歲至五十萬唐太宗感奘三藏弘
法湏人之言即度僧至萬七千人睿宗度三萬人
本朝太宗普度十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此特恩
蒙度之大畧也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是猶
漢家以科舉取士最可尚也我太宗真宗仁宗並
舉試經之科於茲為盛未聞貨取於山林高嵩之
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之請以時方用兵始
嵩度牒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從恩猶可擇
人試經是為得才至於納訾為僧則富者可以逞
欲漢書嘗皆同長汙雜虧精進法門之不幸也公輔以

時艱始勸上裁恩賜以就買賣利源一開逮今不
可復塞律言餘方有清淨雖非我制不得不行蓋
此義也

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三
十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終於錢唐之靈隱火浴之鼻舌
眼睛耳豪數珠五物不壞時衆欲驗之烈火再鍛五
物愈堅

五年勅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火上竺紀勝
○七月歐陽永叔自致仕居潁上日與沙門遊因自

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

歐公自作傳云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

代以束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茶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身老此五物

屏卻酒穀臨終數日令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

倏然而逝見外傳永叔初登政府苦於多病嘗夢至一

所見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叅政安得至此永叔問

曰公等非釋氏所謂冥府十王乎曰然因問世人飯

僧造經果有益否曰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益

知敬佛樞密副使吳充撰行狀云此事得於公之孫曰恕

述曰居士者西竺學佛道者之稱永叔見祖印排

佛之心已消故心會其肯而能以居士自號又以

名其文集信道之篤於茲可見然其傳六一謂以

一身老五物之間五物者身外之餘物豈足以寓

諸道則知居士之稱或近於濫蓋好名而失其實

者也良渚曰歐陽氏號稱大儒而無通識以故立

論時有乖戾而為當時君子之所見攻如議追尊

濮王為皇考誤英宗祚大統無人子禮英宗本生

維仁宗王珪謀宜稱皇伯歐陽修請如漢宣帝先

武稱宗馬光奏歐陽修巧說誤聽臣從建議呂誨

十一奏乞依王珪不報乃與范純臣呂下修于理正

歐陽修首開邪議韓琦飾非傳餽乞下修于理正

其罪上竟從修議其後神宗以追尊事與漢宣帝

異以問吳奎對曰此誠牽於私恩耳神宗曰當帝

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誣太祖真宗不為佛教歐陽
錄載太祖入寺問贊寧佛當拜否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今詳贊寧隨吳越王歸京師在太宗朝未嘗及見太祖歸田所載妄也會要國史也稱真宗每上元詣寺觀三十處百拜以上歐陽豈不知之而妄載歸田錄中不少矣
削唐太宗戰士建利朝下誣贊寧其為過不少矣
之詔失史官記事之實太宗正觀三年詔建義以福四年戰塲七處建寺成命虞世南岑文本七人為七寺撰碑事載舊史歐陽並刪去之本朝建隆二年詔於楊州置建隆寺為死事者薦福如唐正觀四年故事其後王禹偁撰碑建隆之詔既指唐朝故事考之新書則無所可據使後世有歐陽子修宋史則將并除建隆之詔矣
謂河圖洛書為怪妄不足信與易繫辭論語相反見居士集論易篇
至若著本論斥佛法為中國患而晚年敬明教

服圓通稱居士讀華嚴竟自畔其前說猶韓退之始排佛而終信服至哉子瞻之論曰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而不樂其實也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自畔其說而不知今觀歐陽之始卒當亦不逃子瞻之論

詔衡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尋累以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騰光明旦往瞻敬者必獲舍利○日本國沙門尋成來朝
六年七月天竺靈山海月大師慧辯合掌坐亡遺言
須東坡至方闍龕四日坡至見跌坐如生乃作三詩

以弔之歎昇遺跡強露棠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冬如霜集中但錄其一
初是學士沈遇治杭以師有重德補為都僧正通守
蘇軾為之序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
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
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
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畧實以行解表衆而
已師既蒞職凡管內寺院虛席者消日會諸刹及座
下英俊開問義科場餉名考校十問五中為中選不
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楚宜反不齊也以次補名由
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

八年七月公卿朝士建孟蘭盆會於開寶寺自月五
日始至十五日畢主客楊傑為之記

九年勅開寶寺靈感塔建慶壽崇因之閣中建木塔
御篆鴻福圓成之塔

十年夏早上於禁中齋禱甚虔夜夢神僧馳馬空中

口吐雲霧覺而雨大霑勅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

十三尊羅漢詔迎入內供養宰相王珪以詩稱賀曰

良弼為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

東軒筆錄

元豐元年三月杭州雷峯慧才法師為靈芝元照道

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之際見觀音像放光講堂大

明淨慈法真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米芾書辨才法師
立石於龍井

二年初駕部郎中朱壽昌七歲時不知母所在乃刺
血寫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復棄官入秦得母於
同州年已七十蘇軾時謫居黃州寄詩以為賀時稱
壽昌孝感所致

三年正月敕大內設千僧齋施袈裟金剛經為慈聖
太后追福○詔詳定官制朝議以自唐至本朝諱經
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卿今後改賜諱經三藏
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洪容齋三筆○詔革江州東

林律院為禪席命常總禪師居之寺人相謂曰遠公
識記吾滅七百年當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總公
實應之矣東坡過東林贈以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今日如何舉似
人○荆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
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為無
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
峯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
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樞
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祁公杜衍以張方平佞佛

常笑恠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
胷脉生謂使者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
坐謂曰老夫以君既通不意近亦闡茸聖人微言無
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邪生曰公未讀此經何
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祁公觀之不覺終軸大
驚曰安道知之而不以告我即命駕就見之

方平字安道

安道曰譬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
晚也○張商英初仕因入僧寺見藏經嚴整怵然曰
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邪夜坐長思馮紙閣筆
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無佛論句曰

既言無佛何論之有嘗著有佛論可耳商英默而止
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詰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
非地大亦不離地大倏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曰讀
此經始可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
後為漕於江西謁東林總禪師遂蒙印可因按部過
分寧諸禪迓之最後見兜率悅公商英見其短小易
之遽曰聞公聰明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何至失言
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
論禪也商英內慚佯不領曰師是臨濟九世邪是夜
宿兜率語及宗門事至更深悅焚香請十方諸佛作

證謂商英曰東林旣印可明公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商英曰香林獨腳頌德山托鉢話未能無疑悅曰祇如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商英曰豈不是有悅大笑歸丈室閉門而寢商英展轉無寐五更下榻觸翻踏牀忽然有省為之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它授記來遂扣門曰商英已捉得賊悅曰賊在甚處商英無語翌日渡舉前頌悅曰叅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浚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悅後作頌證之云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

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非逆順不犯工夫商英邀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酬十頌法門傳提以為底事已上三事見宗門武庫商英既達禪道嘗謂人曰吾學然後知儒○杭州淨慈宗本禪師夏中定起有道人卉衣至堂上本視之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其人笑曰錢大安用饒舌遽御風疾去卉衣者呂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晉燈錄○八月館職文同字興可沐浴冠帶正

坐而化同館崔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曰明日復來乎及再往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者舌覆面上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如餅狀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與可梓潼人文行高潔畫竹得妙趣

東都事畧及文藝傳

四年蘇軾在黃州作趙先生舍利記言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蓋俚人謂心風為盎也盎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即日光佛也有趙崇者初為幕官因棄仕從盎遊盎謂盡得我道盎既隱去崇亦坐化焚其屍得舍利數升軾與崇子昶遊

得四十八粒

五年詔相國寺闢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以東西序為慧林智海二巨刹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慧林東林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之本入對延和殿山呼即就榻加趺侍衛驚顧師方自若賜茶舉盎撼蕩之上問受業對曰永天安

姑蘇永天寺永安院

上大喜語論又之既退上目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喫茶閑話耳

七年太子少師趙抃舊與法泉禪師為方外友及知青州從重元禪師問心要

任天鉢嗣天永懷禪師

嘗隱几公堂

心如止水忽聞辟歷聲豁大省舉頭觀空刹刹塵塵
無處不是後致政歸衢築高齋以自居與高僧逸民
遊是年八月有大星隕於庭公晨起與子巖語如平
時忽趺坐而化蘇子瞻作神道碑及見晉燈錄○荆公王安石請以
江寧府園廬為僧寺賜額報寧禪院初安石子雲資
性險惡父居政府凡誤國害人之政旁實使之既亡
安石恍惚見荷鐵枷告父求佛為救安石大懼亟為
建寺以祈脫苦

音釋

郇

相倫切音旬城名也

軼

夷秩切音車相過也

琦

渠羈切音奇珍奇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終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三

哲宗

神宗第六子母欽成皇后朱氏十二月七日為龍興節陵名永泰

元祐元年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來朝敕禮部

軾館伴有司共張甚設

共張作供帳讀見漢書蘇廣傳

義天四上表

乞傳華嚴教乃敕主客楊傑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

淨源法師復往天竺謁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

芝照律師請戒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

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其故元師曰義天異域僧耳若

屈道徇俗何以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師為知大
體義天既還國乃建刹傳教奉慈辯為始祖復寄金
書華嚴經新舊三譯於慧因建閣以藏今俗稱高麗寺
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宿於祕魔巖見文殊大
士身在金色光中九月自太原出按壽陽至方山昭
化院即李長者造論之所於破屋下得華嚴夾疑論
疾讀之疑情頓釋即移縣為長者立像有圓光白色
見於山南於是父老并請新其院商英乃為之記
三年敕內侍齋黃金往東林粧飾神運五殿佛像○
主客楊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瞻仰之次輪忽自轉

大衆歎異傑為贊以記其事傑嘗以淨土之道為句
信繪丈六阿弥陀佛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迎
端坐而化

四年翰林學士蘇軾知杭州道過金山謁佛印禪師
值師集衆入室軾竟造之師曰此無坐處內翰何來
軾曰暫借和上四大作禪牀師曰有一轉語若荅得
當如所請若擬議即留所繫玉帶軾許之置玉帶几
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
軾果擬議師急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遂取
納裙為報師有偈公和韻云病骨真堪玉帶圍鈍根
仍落箭鋒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

舊納衣子迨四歲不能行及來杭請辯才法師為落髮
摩頂數日即善步軼賦詩為謝有師來為摩頂起步
趣奔鹿之句

五年神智昇法師

慈雲下

來居越之興福時清獻趙公

并為帥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遂請師迎大士入府
治懇禱一夕雨如霍疫病亦息并奏於朝賜所居曰
圓通錫師號曰神智初是吳越王錢鏐鎮越患目眚
夢素衣仙人言來自永嘉明旦有永嘉僧投牒以大
士像獻言得之海潮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
迎之一見像即目明乃創菴曰興福以奉之

七年潁川守臣蘇軾言佛陀波利塔院祈禱屢驗乞
降敕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儀鳳初復回西竺
取尊勝咒經再來譯傳後至潁而亡里人添其身造
塔以嚴事之

前志言波利持梵本入五台不復出

○軾第輟謫高安

瑞州

時洞山雲菴與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迺五
祖戒禪師已而子瞻至三人出城候之語所夢軾曰
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孕時夢眇
目僧求託宿雲菴驚曰戒公陝右人一目眇逆數其
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
四明延慶中立法師令門人介然

勤福泉延壽受業

創十六

觀堂以延專修淨業之士延平陳瓘為之記

瓘字堂中與晁

說之同稟教於立法師

八年知定州蘇軾繪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世謂辭

理俱妙

今人多稱眉山陸者由於此

紹聖二年蘇軾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辯請軾書柳宗元六祖碑復題其後曰釋迦以文設教其譚於中國必托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重辯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矣未

有通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子瞻在惠州被命遷謫儋耳

海外儋州

惠守方子容來吊曰吾妻沈氏事僧伽謹甚一

夕夢來別問何往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令適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携阿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荅曰此軾往生西方公據也及在儋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為之贊復題其後曰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剗狼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現獨以設像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

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疑為花桃李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
見神變倘其然乎今以捷子由使以時修敬

三年袁州仰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高二丈○

黃庭堅謫居黔南制酒絕慾讀大藏經凡三年常曰
利衰毀譽稱說苦樂此之八風於四儀中未嘗相離

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乎非學道不知

也大般若經云菩薩所行於利於衰於毀
於譽於稱於訕於苦於樂平等不變○法雲秀

禪師謂魯直曰君作艷歌蕩人婦心使逾禮越禁其
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復作李伯時善畫

馬師戒之曰為士夫以盡行已可恥况又作馬伯時
曰無乃墮惡道乎師曰君思其神駿念之不忘異日
必入馬腹伯時愕然乃多畫觀音以洗其過

四年四明大梅山法英禪師等十八人列狀於郡稱
杭州僧元照至郡分淨土集云是唐慈愍三藏作雖
以勸修淨業為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為異見著空之
人英等今檢藏經即無此文遂作解謗一通以詰之
乞取問元照窮覈真偽照無以為荅乃稱古藏有本
州司知其理窮而敬其持律但令收毀元本以和解
之解謗書刻板在梅山
說義立理最為雅正

述曰大智以英才偉器受弘律之任資持之記與
會正並行而獨盛於今時其為名世有足重者及
觀其偏贊淨土述新疏以反智者假慈愍集以畔
六祖何為其若是也邪大氏此師檢身之學為有
餘而明心之道未盡善也慈愍集已毀律家猶存
新疏識者必能別之

五年二月錢唐律師元照於四明開元寺建戒壇準
律如法為東南受戒之勝

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夜放
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尊像出見○夏四月不
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於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見
白衣大士身金嬰珞獲舍利五色大如棗中有臺觀
之狀復往仰山塔所見泗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左
右已而大雨霑足郡聞於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仰
山塔曰瑞慶

三年詔治泰陵

哲宗
壽陵

登封令

洛陽
西京

樓異

四明樓攻媿
祖官至尚書

請因餘力修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役一朝而具名
曰面壁蘭若既而林中產芝草十二本雨甘露於池
上夜有光屬於天後山陳死已為之記

徽宗

神宗第十子哲宗異母弟母
欽慈太后陳氏 永祐陵

建中靖國元年法雲寺佛國禪師惟白撰續燈錄三十卷進上賜御製序○七月東坡蘇軾卒於毘陵時錢濟明侍旁曰公平生學佛此日如何軾曰此語亦不受遂化

崇寧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為衆師法未有謚號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二年賜終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謚法慧大師天竺山慈雲大師遵式謚法寶大師南屏梵臻謚實相大師孤山智圓謚法海大師

三年敕迎相國寺三朝御讚釋迦佛牙入內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雨點因製讚曰大聖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戒令恭敬禮普願濟群倫○詔謚白馬寺摩騰三藏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開教摠持法師雙林傳大士等空紹覺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楊州奏泗州大聖屢見於普慧塔

四年金州奏清湘有豪光見獲石羅漢賜名感應瑞像迎至精舍大放光明○尚書王古因閱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之下錄出因緣事迹所說

法門使覽題便能知旨沙門梵真為對校刻其板於永嘉

五年十月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有弗虔而釋氏之教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瀆神逾分莫此之甚有司其除削之又敕水陸道場內設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舉施行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遂為院額殿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永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法天制教故不違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違佛自古明王

奉佛以事上帝者為知此理也佛法平等故其垂教雖聖凡俱會而君臣尊卑之分莫不自殊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旦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為之憮然

太觀元年詔將作監李遇往啓聖院移釋迦栴檀像置御容殿輿像已至而栞殿橫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歛肩俛首輿竟度無礙上下為之鼓舞上嘗聞太后禮像於下度線翌旦上幸寺焚香令小璫持紙度像足衆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敕道士位居僧上○敕左街淨因寺道楷遷主法雲賜紫衣定照

禪師楷表辭曰貧道幼別父母為之誓曰出家之後期不以利名為求當一意學道報罔極度生靈荅君恩有渝此心永棄身命今若竊冒寵榮則上負親心下違本誓敢辭上遣開封尹李孝壽齋敕書諭之楷確執不回上怒收付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楷曰平生不妄語豈敢稱疾罔上遂受罰著逢掖流淄州都城道俗莫不流涕

音體
眼淚

二年正月上受八寶大赦天下敕淄州道楷自便師歸隱芙蓉湖之菴居學者益至朝廷聞之賜額華嚴○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抗之白雲菴依倣佛經

立四果十地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之者稱白雲和上名其徒曰白雲菜其說專斥禪宗覺海愚禪師力論其偽坐流恩州

鑑曰白雲之徒幾與白蓮相混特以無妻子為異耳人見其晨夕持誦躬耕自活為似可敬然察其愚癡誣言妄干正道則識者所當深嫉而力排之也

三年敕勲臣戚里應功德墳寺自造屋置田止賜名額蠲免科歛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許御史臺內侍省彈劾施行

致和元年敕先聖廟用二十四戟曾參等所封侯爵
犯先聖諱甚失弟子尊師之禮別擬封者七人曾子先封
瑕丘伯司馬牛楚丘子張宛丘石處營丘琴開頓丘
南宮子容龔丘已上六人在七十弟子數左丘明瑕
丘穀梁赤龔丘戴聖楚
丘已上三名在從祀敕

述曰世之為儒者知尊夫子為先聖而不知避其
諱如唐宋詩人好以先聖名為戲其不知禮若是
退之詩云乘槎追聖丘歐陽詩云仁義丘與軻又
丘門安敢輒論詩二儒排佛老尊孔孟常切切然
而反侮聖人之名韓歐尚不知禮餘不足責也大
哉祐陵之知尊先聖也謂曾子等封邑犯諱為失

弟子之禮而別擬其封後世為儒者有能推此意
義達之中朝乞行回避之條豈不為儒門之有師
法

鶴州沙門惠洪

字覺範

坐交宰相張商英節使郭天信

流崖州靈源清禪師聞之歎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
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弥年之丹古人謂聰明深察而
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在覺範有之矣

二年侍郎邊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忽夢白
衣天人以水灑之頂踵清寒覺而頓爽於是集古今
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於世

刻板

○嘉州奏風

卷之四

雷折古對中有定僧爪髮被體詔興至禁中譯經三藏金摠持令擊金磬以覺之音教誤也詢其名曰戒遠法

師弟慧持也因遊峨眉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對

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来老古錫定

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

凡三偈今錄其一出普燈

述曰持師本傳謂在耶縣龍淵順寂有臨終遺命

今乃云遊峨眉至此意者聖師神化不可以生死

之迹為之拘也

三年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總持同譯語

仁義筆受宗正南遊江浙至秀州車溪密印寺沙門

澄鑑問三衣右會及旋遶左右摠持荅曰聖教但言

以衣覆身不曾挂於肩上西天遶旋自北至東耳

述曰自昔議右遶遶圍也作繞者經也非如因草菴之立言

有二句自佛之右自我之右盡矣然草菴誤執自

我之右謂右袒便於右脇是吉祥卧涅槃經頭北足南面西背東右

回詮善文句記云左回偏解以東惡右回如老聖髮右

旋凡人左旋唯佛髮右旋皆是自我義遂於涅槃金棺右遶

自東而南謂是譯人之誤而不知其自誤也夫自

我之右自用也自佛之右遶佛也今所立義是遶

佛且說

佛而戀慕也何関自我之用邪大經右遶拘尸正
是此義今人右遶多用自佛其事已定尚恐惑於
草菴之言故不得不辯金摠持自北至東正自佛
之右也若南山東回北轉自是說戒集衆之義此
自我之右也毋惑

崖州惠洪得旨自便

四年方士言陳留八閩寺佛指乃海狗指耳有詔取
驗火焚鐵捶十餘日色不變敕加禮還之

六年九月一日杭州靈芝元照律師趺坐遷化謚曰
大智毘尼之學親自佛制文殊已下不措一辭如世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大法東度律學未明至唐正
觀南山律師始作戒疏業疏事鈔以弘四分流傳四
百載釋義六十家唯允堪師會正記獨為盡理至照
律師始約法華開顯作資持記以明南山之宗於是
會正資持疏為二派

七年初永嘉道士林靈素挾妖術遊淮泗乞食於僧
寺是年至楚州與僧慧世抗言相歐辨於官郡倖石
仲喜其口辨脫之挈入京師謁太師蔡京以為異人
引見上即誕言曰上即天上長生帝君居神霄玉清
府弟曰青華帝君皆玉帝子也蔡京即王清老相仙

伯靈素乃書罰仙吏褚惠也上大喜賜號金門羽客
築通真宮以居之因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建寶籙宮
設長生青華二帝像詔改天下天寧觀為神霄玉清
宮靈素既得幸念楚州之辱日夜以毀佛為事引方
士劉棟為已助上益安其說云云初是上嘗夢赴青華
帝君召遊神霄宮艷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
事或告曰太一宮道堂林道士累言神霄嘗作詩題
於壁知常以聞召入見上問曰朕昔見東華帝君聞
改除魔髡之語何謂也靈素遂縱言曰佛教害道久
矣今雖不可滅宜與改正以佛刹為宮觀釋迦為天

尊菩薩為大士僧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笏詔可

耿延

傳作林
靈素傳

趙氏賓退錄云東坡守楊州夢行山間一虎來噬
有道士叱虎去明旦一道士投謂曰夜出不至驚
否坡咄曰鼠子未欲杖汝背汝謂吾不知汝子夜
術和道士駭而退徽宗夢神霄蓋此類也
述曰明皇夢空中楚金二字為書多寶塔額肅宗
夢僧誦寶勝如來代宗夢遊山寺本朝仁宗夢景
德寺門龍螭神宗夢神僧馳馬空中此皆佛力法
力諸師慈善根力自然感化之所致耳非同神霄

子夜妖術之比恐癡人妄引自證故不得不區別之

詔法燈禪師住襄陽鹿門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曰童牙事佛且非風狂豈當用十方檀施千里以媚道士郡將媿而止叢林聞而壯之西蜀寶梵大師昭符魯直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也其嗣圓明大師敏行子瞻稱之曰讀內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者也燈父事圓明大父事實梵有自来矣

石門文
字禪

重和元年七月詔建壽山艮岳時大旱靈素禱雨無

驗蔡京始言其姦偽上不聽通真宮一靜室常封鑰京遣人薦之有黃羅帳朱漆倚卓京具以奏隨駕往視之但粉壁明窓而已京惶恐待罪

宣和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始行於中國維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為一教雖不可廢而猶為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革其以佛為大覺金仙服天尊服菩薩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巾冠執木笏寺為宮院為觀住持為知宮觀事禁毋得留銅鈸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尹盛章為姦人激以利害始為之從乃以上旨諭蔡京

京曰國家安平日久英雄無所用多隱於此徒一旦
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安所歸乎必大起怨咨聚
而為變諸君它日盍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
欲懼我耳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
以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求辨論盛章庶得之捕
其首高僧日華嚴朋覺二律師凡七人杖殺之左街
寶覺大師永道上書曰自古佛法未嘗不與國運同
為盛衰親太武崔浩滅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
成大興之周武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貶死
隋文帝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

年歸真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國家太祖太
宗列聖相承諱經試僧大興佛法成憲具在雖萬世
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姦人之言為驚世之舉陛
下不思太武見弑於闔人之手乎周武為鐵獄之囚
乎唐武受奪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監可觀者陛下
何為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敕
流道州上以京執不肯行遂罷輔相之議專決於左
右盛章逼僧錄洪炳上表奉旨於是盡改僧為德士
悉從冠服否則毀之京數懇列於上前曰天下佛像
非諸僧自為之背子為其父臣為其君以祈福報恩

耳今大毀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為之少回

述曰蔡京初見靈素以為異人引而進之將結知於上以固其寵耳及靈素得君而橫羅佛興道京始懼物論亟言其妄無及矣亦猶京初薦童貫以為能事及專主北伐不悉稟廟堂京始大疾之屢言其過無及矣大抵蔡京以姦人之資欲引黨助己以專國政而童貫靈素亦姦人之流故不能相容而反相疾然則蔡京之進二姦不能無罪矣或謂京能言二姦之罪者知悔舉也則將應之曰京

以二姦專擅不與已協言其過者疾之之辭非同中正君子之清議也

泗洲浮圖僧伽像將加以冠忽風雨晦冥裂其冠墮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遽詣像前謝曰僧伽有靈安敢再瀆

獨醒志

○敕廢乾明寺為五寺三監楊戩議廢太

平興國寺為卽肆民舍初折正殿瘞佛像於殿基之

下肢體破裂已而戩病骨腹潰裂而死

夷堅志

○詔天

下建神霄宮州郡憚費多以巨剎易其額太平州將折承天寺之一日董役官兵墜馬死二之日都匠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臂主其議者石儀曹一子

十歲為金甲神禡去其衣納於浴室大龕中聞神言
曰召某絕嗣是年子亡召客死京師○永道至道州
郡守僚屬同時夢佛像荷枷入城翌日師至守知其
異令善待之城軍民多患寒疾或求救於師師素
受西天真言法病者飲所咒水及為摩頂無不愈求
者既多乃為沼於營內以咒之○三月京師大水電
鼉出於院舍宮廟危甚詔靈素率道士治水屢日無
驗役夫數千爭舉槌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上聞之
不樂俄而泗州大聖見於大內凝立空中旁侍慧岸
木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之一白

衣裘中跪於前若受戒諭者萬衆咸親疑龍神之化
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伽大聖六字師號靈素復勸
上削去之以舍人許翰制辭太褒罷其職○九月臺
臣卒僚屬奏林靈素姦邪小人妄議遷都改除佛教
罪當誅戮不報○十月靈素與宦官分黨交諍又於
道上冒太子節上始惡之榜於神霄宮曰褚惠罪惡
不悛帝命削其仙籍永為下鬼十一月放靈素歸溫
州賜死於道囑門人歸塋為數虛冢高宗幸江心改其故宅為寺遣
人發其冢特加戮焉以不知其處遂止
於是以內外俱以廢佛教之罪歸
之○餘姚法性行持禪師初受請過上虞邑令王君

請說法要師登座云頭戴烏巾身披鶴氅分明好个神仙解美富溪伎倆令與大眾皆擊節長歎時會中有垂泣不能已者

師歸牧菴得法於象田卿和上其家為四明盧氏於志磐為高伯祖

歷位雅熙雲門雪竇護聖各列祖圖

○石門惠洪禪師寓湘西谷山取

雲門臨濟兩宗自嘉祐至政和凡八十一人為禪林僧寶傳三十卷自寧通慧之後傳僧史者唯師而已

○昔雲居祐禪師於宏覺禪師塔東作郊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無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作郊塔曰凡僧衆遷化者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之力也

百丈大

智

祖堂當設達磨像於中大智像西向開山像東向

不當止設開山而略其祖宗也覺範論之曰白雲雲

居識度高遠斯可為天下法也○八月下詔曰向緣

姦人建議改釋氏之名稱深為未允前旨改德士女

德士者依舊稱為僧尼○九月詔大復天下僧尼道

州永道量移近郡

已上雜見國朝會要本朝通鑑道法師傳林靈素傳

述曰佛法危運故必有姦人為之亂法而主上竟

受其蔽及運當泰來故衆人文攻主上一寤於是

降詔自洗指靈素為姦人而且大復佛法初蔽後

明皆法運使之而然也

七年四月四明東湖二靈山知和菴主亡師晚事南岳辯師嗣東林
提禪師因遊方至四明郡以名刹邀之力距不受問其故曰近世住山者多以賄得吾恥之弗為也正言陳禾與之遊自雪竇招居二靈山金欄菴三十年不出山問道者以未至其居為之恥嘗有一虎為侍師既亡虎卧死於爐餘之地三年有僧自蜀來問海尊者何在入言母但和公耳蜀僧曰正其人也見其塔曰此非吉地歲餘勸土人為結石龕易塋之見骨身舍利盈溢光耀林表○六月道州永道得旨放回敕住昭先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八月詔

罷黃老學

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如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治罪○十二月上遜位於皇太子居龍德宮稱太上皇

述曰恭惟道君上皇以聰明神武之姿當天下之無事其於法祖宗之崇佛可謂至矣賜續燈錄製序追謚漢唐諸祖師恭禮釋迦佛牙為之製讚此十六年之良心也一旦姦人用事尚道而毀佛於是上心始惑而宣和廢釋之詔行矣既而天降鴻水役夫舉挺以逐靈素忤宦者之黨冒儲君

之節上始大惡之榜罪於門放死於路亟下詔罪已大復佛法罷黃老學然則上之良心猶故不失是蓋大法之危運而魔外得以肆其姦也何傷乎道君之聰明神武哉

欽宗

徽宗長子母恭顯皇后王氏四月十三日乾龍節陵各永寧

靖康元年正月金虜犯關二月金虜退○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道觀今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十一月金虜再犯關詔皇弟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二年正月上幸虜營四月虜退二帝北狩於韓州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於宋州

述曰太祖始封宋其後遂以建國暨汴京失守而高宗即位於宋所以上合建國之符下昭中興之祚也

十月上幸楊州遣使八輩召金山克勤禪師詣行在所演說禪法賜號圓悟○東京留守宗澤諡忠愍公接人承制命法道法師住左街天清寺補宣教郎總管司參謀軍事為國行法護佑軍旅師往淮潁勸化豪右出糧助國軍賴以濟

音釋

僂

一談切音單
在也何也

异

余利切
音亦

倅

含蘭切音
翠副也

髡

口昆切音
昆剃髮也

戩

子戩切音戩
福也亦戩也

第二統紀卷第四十六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四

高宗

徽宗第九子母賢妃常氏追謚顯仁
皇后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永思陵

建炎元年前上駐蹕維揚○初隆祐太后孟氏將去國

南嚮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奉摩利支天母

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

於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紀事案不空三藏譯摩利支

天經念誦法云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摩利支天

菩薩

十我弟子

其歸命三寶摩利支天菩薩願護我

身無人能見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捉縛加害我無人能欺誑責罰我無人能債我財物不為怨家能得其便即說最上心真言曰唵摩利支娑縛賀或百聲或千聲王難中護我賊難中護我失道曠野中護我水火刀兵中護我鬼神毒藥難中護我惡獸毒蟲難中護我一切怨家惡人難中護我佛實語護我法實語護我僧實語護我天實語護我仙實語護我一切處一切時願常護我弟子某甲娑縛賀誦時想菩薩作天女形嬰珞莊嚴坐蓮華上左手執天扇右手垂掌向外作與願勢若欲見天真身求勝願者誦滿十萬徧佛言

此天常行日月前日月所不能見我因知此天名得免一切厄難

二年三月唐州泌陽尉李珣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珣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珣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珣其數也珣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必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珣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

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

賈德仁板行

述曰摩利支天經藏中凡三譯唯本朝天息災

本咒法最多仁宗親製聖教序以冠其首雖未

聞行其法者而菩薩之緣已開先於此時矣當

高宗之南渡也隆祐受教大德獲奉像之應李珣

請命神人致稱名之功至矣哉威德悲願殆與圓

通大士俱不思議釋迦自云我因知此天名得免

一切厄難信菩薩遠本又在釋迦之先也今茲中

原多故兵革未銷士夫民庶有能若終身若全家

行此解厄至簡之法吾見天母之能大濟於人也

十一月敕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

三年正月金虜入淮上幸建康八月上發建康十一

月虜酋兀术宗弼陷杭州錢塘令朱畢率弓兵與之

戰力不敵走天竺山虜奄至遂遇害初是圓應法師

德賢

慈雲下四世

為見時相者曰它日有官厄唯出家可

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於慧淨後竟繼其席臨終謂

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

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首真珠王者至

靈山祖殿衆像皆立獨師像不却首怒令斬之以頸

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

或見神僧千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衆大驚而退
初如靖法師主上竺兀木入境師預感夢知此山危
運不可免戒衆令避之及虜至或謂可以禮迓即聲
鍾集衆虜疑其抗已縱兵大掠火其寺○十二月己
卯六日上幸明州壬午九次定海御樓船癸巳二十虜
陷越州癸卯三十浙東制置使張俊與虜戰於明之
西門俊見民間多織席遣兵欽取之以重席覆於路
虜騎踐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擊之斬首甚衆此者
老相
傳與國史
所載不同

四年正月甲辰

旦

上次崎頭入白峯菴僧歲朝禮懺

上前立其旁聞保國安民之辭喜甚為徘徊若飲而
行令御座特旨免
稅石刻在菴中丙午三次台州章安鎮入金鰲山
寺有老僧禱佛前皆憂時保國之語上問何典故曰
護國金光明懺上因宿於寺後駐蹕臨安歲賜輦下
諸寺金帛修舉此法初上在京邸有異人授一詩云
牝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廢待潮生共君不負登臨
約同向金鰲背上行及幸海登金鰲坐榻上見壁間
題此詩始悟異人示先識也○庚戌七虜陷明州其
酋奄至南湖寺衆先已奔散獨介然不肯去酋訶之
曰不畏死邪然曰貧道一生以願力建此十六觀堂

令老矣不忍捨去以求生也。苒義之曰：師幸為我歸北朝建觀堂，一如此規制，遂虜以行。虜兵至湖心，逼律主元肇，行師忻然，無難色。至京口，謂左右曰：吾將西歸，即聞笙歌之音。一時軍民咸見師念佛西望而化。師即參政陸佃之孫。○初宏智禪師正覺主天童，開拓衆宇，聚衆至千二百人，虜之入境也，衆將散，師止之曰：虜不至，此無用避。及虜登塔嶺，見神兵滿山谷，大懼而退。○育王山月堂禪師道昌聞虜且至，就山後掘一窖，捧糴迦舍利塔坐其中，以陶器覆於上。虜酋至，不得塔，大怒，將火其屋，忽壁間觀音畫像放光，出水滿

地輪藏，自轉。酋大怖，畏拜禱而去。越七日，開窖，取塔水至頸，不沒。○丙寅二十三日，上次温州館頭日，○二

月乙亥三日，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為資福

教院丞相呂頤浩舉圓辦法師道琛主之。○丙子四日

虜兵退，初杭人以時方兵旱，迎上竺大士於郡中法

慧寺，侍香火者道元，慮至求索，舉藏於井，取它像置

行殿，虜還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

之去，并軀道元行元默哀禱，復至許村，若有人導之

者，遂得逸歸，告於郡時，虜焚其城，不知井所在，忽聞

金石聲，就求之，獲井出像。○三月己未十七日，上發江

心主上留寺中半月趙汝四詩云思陵半月都世人以為實錄詔法道法師隨駕

陪議軍國事上欲加以冠冕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

大師○四月上駐蹕於會稽天旱詔道法師禱於圓

通寺在城內即日雨至上大說○七月道君二帝自韓州

遷於五國城續稽古錄

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於錢唐升為臨安府上每於

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偈暇日嘗自披

讀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山舍利塔曰佛頂光明

之塔○二月詔再建天竺觀音大士殿○四月詔孔

子四十九代孫玠嚴封衍聖公孔端友之子○召法道法

師入見上從容謂之曰上皇為妖人所惑毀師形服

朕為師去此黥涅道對曰上皇御墨不忍毀除上笑

曰此僧到老倔彊乃敕住廬山太平禪寺

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申劄都省稱崇觀之後崇寧觀

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視兩府者甚衆遂

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

國忌行香寺院會聚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

若此者今欲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

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

尋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革禮乾德元年宣德

3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佛制錄

卷之四十一

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敕并紹興新書並以僧道立文為次其政和條內道僧觀僧及道士位在僧上並已刪去不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僧居上十一月太常寺編符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

此依準開寶五年詔旨也

○八月

自治平末始鬻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偽為者多戶部

朱異始奏令僧道用敕綾牒

述曰唐明皇天寶中度牒已用綾素 本朝太宗

初年普度十七萬 真宗天禧普度二十三萬應

此時但用紙牒使之易辨今既斥賣欲重其價故

用敕綾比同品官之告身亦見朝廷之重僧也

吳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於梵法主依放台宗

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句佛念五聲勸

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導師坐受眾拜謹茹乳

不殺不飲酒號白蓮菜受其邪教者謂之傳道與之

通姪者謂之佛法相見傲僧慢人無所不至愚夫愚

婦轉相誑誘聚落田里皆樂其妄有論於有司者正

以事魔之罪流於江州然其餘黨效習至今為盛

韓

正統

議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如禹湯

佛祖統紀

卷之四十一

七

三

而有桀紂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真靈素釋本能仁而有清覺子元信三教皆有其弊也所謂四土圖者則竊取台宗格言附以雜偈率皆鄙薄言辭晨朝懺者則撮略慈雲七懺別為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則有類於樵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妄託於祖稱導師偕同於佛假名淨業而專為姦穢之行猥褻不良何能具道嗟夫

四年偽齊劉豫同金虜入寇上下詔親征九月上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蚤平北虜既而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於承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沒之人乞加贈恤上感然曰死於鋒鏑誠為可閔即敕直學士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為濟度是夕也有見鬼神來會甚衆有夢戰死者咸忻然相慶以為自此得生善趣者上聞之大說

五年弥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結壇作法以四金瓶各盛鮮鮑喫水默祝遣四急足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說特賜金鉉○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應如奏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度牒銀幣之類

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乞照祖宗成法不許執政
指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充墳寺
功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小院詔可初是知院李
縉占常州普利及邵武興聖臺臣論奏以兩處俱為
有額有所遠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士論為快又樞
密沈與求奏稱墳寺妙嚴院雖本家建造既元有敕
額不當撲賜上以為自造之屋不必改正時諫臣謂
與求能體祖宗法意革今日之弊宜從所請有旨許
之

九年敕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為徽宗專建

追嚴之所

十一年五月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杲為張九成黨毀
衣牒竄衡州

塔銘

○上謂輔臣曰自佛法入中國士

大夫靡然從之上者信於清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
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
化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
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氏禍福之
報乎

十二年左修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度牒朝

廷從之時臨安府乞度牒修天竺大士殿敕給錢五萬緡謂侍臣曰朕觀古者人主欲除穢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及以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則自可漸銷而制勝

十三年右司諫詹大方奏曰頃者鼓倡浮言張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竄為之首者豈可不問詔張九成南安軍居住○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申省乞道士序位在僧上妄稱別得指揮僧正善達陳狀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復祖宗舊法繼象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立

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委狀後有妄詞以違制論○敕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寺○敕再修西湖壽星院主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者皆欲賣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牒所得不過二百緡而一夫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

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開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大法東播千有餘歲其間汗隆隨時暫厄終奮特未有如今日抑沮卑下之甚也自紹興中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

三百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與
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祖大聖人
而垂化為善故耳至若天灾流行雨暘不時命其徒
以禱之則天地應鬼神順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
也夫苟為國家禦菑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
夷可也若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今天下民丁之
賦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得類免者為僧反
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於世也夫耕
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人耕且蠶也云云
述曰目僧道同丁夫而出征賦以免之豈獨僧道

之恥也國家不知尊尚二教之恥也今州家征免
丁則必舉常年多額以責之而不顧僧之存亡去
住既又欲以虧額均賦諸寺者其為患皆此類嘗
考郡志云僧道免丁歲無定額官吏曾不省此王
荊公創新法當年後世誰不知為民患然今之為
政者語安石則目之小人追民賦則仍用其立法
盖利源一開雖有聖人之治所不能革以人心好
利者同然耳然則為利創法者未嘗不為後世患
悲夫

十七年七月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趺坐說法合

掌而化建塔於北山九里松

二十一年初太后常氏北還之日以道家四聖有神助至是改孤山為延祥觀以奉之遷法師全身於馬腦坡見陶器中舍利無筭○十一月謫衡州宗杲量移梅州

述曰自古公卿與釋氏遊者重其道敬其人耳

本朝公卿交釋氏者尤為多未聞以語言之過交相為累者洪覺範之竄朱崖坐交張無盡杲大慧之流衡陽坐交張子韶而皆以語言為其罪夫儒釋之交遊不過於倡和以詩談論以道否則為廬

山結社之舉耳豈當陷賢者於姦佞而鉤黨於林間之人哉其為法門不幸有若二師者言事之過論九重之不察也

二十三年十月給事中知瀘州馮楫

字清川號不動居士

委漕

使攝郡事別條佐具衣冠望闕再拜著僧衣升座橫柱杖膝上說偈言而化始楫問道於杲佛日頓悟心肯南渡之後所在經藏殘闕楫以奉資

奉音鳳俸俗

造大

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者

如其數

世以華嚴涅槃寶積

珠林為四大部

所至與高僧逸民續蓮社時賢咸從其化

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為御前道場特免科敷等事

○寓衢州衍聖公孔玠卒詔其子搢襲封衍聖公是為五十代

二十五年初是治平初飛山戒珠禪師依高僧三傳來修行淨業臨終往生者作淨土傳三卷元豐間尚書王古增補新聞通為四卷是年錢唐陸師壽續集往生淨土者為八卷易名寶珠集

二十六年張九成知温州九成謫南安軍十四年寓橫浦僧舍日談經著書以自適嘗曰六經皆妙法也○九月禮部侍郎吳東信卒紹興初時相諱言兵事斥東信為黨人乃歸四明城南築菴禪坐製一棺夜

卧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扣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久之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時國用匱乏東信請賣度牒以裕國因言及秦黨屢被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既而復被召至蕭山驛舍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十月敕量移梅州宗杲復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山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天下僧道幾何荅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曰朕見士大夫

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為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國其道廣大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故暫停度僧耳

聖政錄

述曰 高宗聰明而達於權道故不放度牒將抑僧以助農如古人排佛正以不耕為國蠹可謂知政本矣然嘗論之今之為僧者未暇以學道言之或迫於兄弟之衆多或因無田而不耕皆天下之閒民也深山蛇虎之鄉邊海斥鹵之地非田也出家之士率衆力憑志願幸而可開為畝皆天下之

閒田也以閒民食閒田未嘗為農病也矧今為農者常自多常苦於天下之田少而寺院之產常自定不令閒民為僧則農益多農多而常田少農始病矣去而為商賈為百工為遊乞為倡優趨末者紛紛然又不能為則盜於海劫於陸無所而不為矣然則驅閒民而僧之是亦為政之權道也可不講明乎

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覺禪師沐浴更衣正坐而化齒髮道具自然生出舍利葬全身於東谷謚曰宏智禪師妙光之塔有禮塔求舍利者皆如其意

洞山下世

二十八年二月詔佛日禪師宗杲再住徑山○七月
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未及額上諭大臣令民間銅
器以它物代之乃出御府銅器送鑄錢司大欽民間
銅器寺觀佛像鍾磬並令置籍每斤收筭二十

述曰紹興之際住鬻牒不以此為利而且征僧道
免丁筭寺觀鍾磬所得無多而徒使後世指為作
古蓋小臣詹叔義以財賦之稅根人主之心而當
時輔相不能開陳為利之輕重耳

三十年十一月住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頒行度牒
不報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奏乞頒行度牒言事者
以佞佛斥之罷歸田里○七月金虜主元顏亮徙居
汴京九月自將入寇兵號百萬中竺寺沙門曇瑩學
禪悟易屢對禁中至是策以易數謂亮當斃於江北
十月下詔親征浙西總管李寶舟師敗之密州中書
舍人虞允文收都統王權散卒敗之采石亮欲渡瓜
州令於衆曰三日不渡江當盡殺諸將衆苦其虐夜
半諸酋射帳中殺之而遁

三十二年正月上歸自建康五月詔禪位於皇太子
○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內侍禱於上竺燎烟始升曉

日開霽上喜出內府王器三品以施大士殿壽成大
后施七寶冠○賜徑山宗杲大慧禪師

孝宗

十月二十二日會
慶節 永阜陵

隆興元年初是太祖後七世子僞為嘉興丞妻張氏
夢神人稱崔府君擁一羊與之遂娠初封普安郡王
○上初在王邸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荅
以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檐大事不尋常後在建
邸遣內知客至山賜妙喜菴三字及真讚至是悉取
向賜識以御寶是年八月十日師示寂上傷悼不已
賜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大藏右相湯思退參政

李昉內翰汪藻禮部侍郎張九成給事中馮楫皆問
道有悟入

魏公張洙
撰塔銘

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朕欲讀
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道又問參禪之
法師曰直須自悟上說賜號慈受○二月以鄭國公
主出家敕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依祥
符宣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軍徧
榜曉諭仍許僧尼錄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公據
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旨施行
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問住山若訥曰大

士之前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逆相恭敬上欣然致拜又問歲旦修光明懺之意師曰佛為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為懺儀於歲旦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說授右街僧錄復賜錢即道翊法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三月敕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縞衣皆畏縮莫敢應命棲心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中國同文何足為疑即揖太守褰封疾讀以

承插其紙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文不無踈繆遂一一為析之使慚懼而退守踊躍大喜曰天下維那也

四年四月八日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說進授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自是歲歲佛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疋修舉佛事

宋之瑞撰洛銘

○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科舉之文不可用佛老語若自修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之

科場恐妨政事

中興事鑑

述曰儒家用老莊語其來已久故不可一旦絕去
至若窮理之妙盡性之奧高出世表而無所不容
者則無越乎釋氏之書然儒家欲明理於天人之
際易洪範中庸大學語孟求之自足倘涉乎佛經
語意則自違其宗而放肆無歸矣大哉 孝廟之
戒其有旨乎

六年四月上與群臣論東都治亂消長之數上曰朕
每念治平已前國家無事自王安石首亂成法繼之
以章子厚名惇蔡京之徒至靖康輔臣率皆庸繆以
致大壞蔡京謫死湖湘四十二年遷葬之日皮肉銷

盡獨於骨上隱起卅字若鐫刻然按佛經如來具三
十二相骨顯卅字是其一由戒定慧積修所成其相
明妙魔王亦有三十二相其相稍晦今京相如此豈
非魔乎又豈非天地大數產此魔物為生民之禍乎
兩朝事鑑
容齋三筆○十一月選德殿親灑靈感觀音之寺及

靈感觀音寶殿以賜上竺

各六字
為額

七年二月靈隱慧遠禪師入對選德殿上曰如何免
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免上曰如何得悟對
曰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
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

何對曰脫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首肯之

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錫賚有加○八月召天竺訥

法師徑山印禪師

別峯寶印

靈隱遠禪師及三教之士集

內觀堂賜齋復令遠禪師獨對東閣賜坐問曰前日

睡中忽聞鍾聲不知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

教誰分別上曰鍾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

號暗

十月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

九年正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賜坐問大士

歷代靈跡及法華經旨

錄對

○魏公史浩佚老於四

明自號真隱居士每從南湖智連法師問法要

號覺雲法

師嘗曰師於禪律亦貫通和師曰氷泮雪消固一水

耳又問華嚴般若何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

公倏然有省及師聞歸里乃於東湖創月波山放補

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奉德壽殿書潮音洞以為

額首延覺雲高第則約法師專講智者教

元奉賜智海大師

初是公攝昌國監監偕鄞陽程休甫汎海謁補陀山

忽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方瞻佇間公與衆見

大士金色身相而公復見雙齒出脣際如珂王喜尉

作禮而退暨歸寺日已暮一長身僧來訪語公歷官

至太師且云公是善終文潞公也它日入相主上欲

用兵湏力諫之後二十年當與公會於越語畢遂去
乾道初以故相鎮越有道人自稱養素先生與公有
舊亟命延之索紙大書曰黑頭浴相重增萬里風光
碧眼胡僧曾共一宵情話擲筆竟出公大驚因追思
補陀事知長身僧及道人皆大士示現相距正二十
年云夷堅志補陀壁記○今月波行
堂有太師所見補陀現相一軸
迷曰越王出仕之初登補陀覲大士聞長身僧之
言許它日為師相且囑其諫君上勿用兵其後張
魏公浚果勸孝宗北征越王諫之不從及符離兵
敗浚歸見上上迎謂浚曰此行甚快史浩意蓋大

士預鑑時機知南北勢分未可以合故囑公典諫
以免生靈之塗炭也

史魏公過金山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謂報恩度
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界像與名僧講
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為普度大齋至今
百年俎豆
之器繁約折衷音衆
當也讚頌之音抑揚有節鄉城諸刹

莫不視此為法○國學生王日休龍舒人為六經訓
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
為西方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一夕厲聲
念佛忽云佛来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青衣

引之西行日休為淨土文行於世嘗為之說云儒者或以釋氏之徒無戒行故輕其教者豈可以道流不肖而輕老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釋氏之教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戒殺盜淫儒釋未嘗不同其不同者釋氏之出世間法也儒家止於世間故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屢世而能具見群生業緣本末此其不同耳

述曰王龍舒之為儒也固嘗為六經作訓傳矣潛心學古非世儒之常流也及盡棄其學而學佛必有一定之見今人為儒未及於龍舒而欲以汎汎

口舌效韓歐排佛之失言是皆未足以知兩家之道本不悖也至若世間出世間之說雖未盡理謂佛能具見群生業緣本末此得之矣蘇黃諸公誠知此伊洛先輩徒能以道自任以故時有排斥然不足以知此義也

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皇太子為書殿榜○四月召鴈山靈峯中仁禪師入對禁中

嗣圖悟
普燈錄

○五月召靈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

公舉用印申明有司○六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內
觀堂○十二月遣中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
瞻禮之頃見塔上有如月輪它日復見如水晶者敕
迎往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纍纍若水晶貫珠
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若金珠
者敕內侍奉塔還山具齋以謝靈貺○敕福州依天
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台一宗教部付開元東禪鑄版
入藏先是慈雲式法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
○二月詔台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
對選德殿上問曰釋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曰

將謂陛下忘卻上說賜號佛照禪師

師號拙菴

四年八月參政錢端禮微疾請平田行悅禪師入卧
內跏坐談笑忽謂悅曰地水火風暫時湊泊昧者認
為自已從上諸聖去住自在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
歛目而逝公與悅同參護國元禪師世知其有悟入
普燈錄○召靈隱光禪師入對內殿進宗門直指上問
浙東名山太白王凡之外以何為勝師曰保國護聖
國清萬年上說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為名對○唐
樊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有鳳城雪月大師大
隱用難信解品一百三卷行通闕之法以授後人

本朝淳熙間有沙門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甬東行道中口浪浪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遇諸塗問之曰我車上經皆能音誦承璋初不信試抽數卷對誦之頃刻即度始大異之徐叩其故沙門曰是有關法焉能通其關則百三卷之文皆可背誦承璋欣然願受教既通復教其妻子奴婢闔門皆能通誦乃刻板行闢法以化世人

舊印本有淳熙丁酉印施者是

述曰嘗考經關盡百三卷凡八十四科今教卷諸文稱八十一科名色者當是相承之誤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能背通殷若然不知回

向淨土其沒也生日本為國主背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入說若此

愚客月波同任如習能開通此經時象有欲求受者乃始

用法本刊經關一卷以勸世人因叙承璋本事云

五年御書太白名山賜住山了朴禪師

師號慈抗

七年召明州雪竇寶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為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

丘卓爾公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曰二三子以戒
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時弟子尚不識夫
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
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糲
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
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大乘
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
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即日詔住徑山

○詔佛照禪師德光住阿育王山十一月召對內殿
賜妙勝之殿四字為釋迦舍利殿額

八月上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法相混
三教相絀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理迂耳若揆之
以聖人之用心則無不昭然矣何則釋氏寤性侖外
形骸於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
立戒曰不殺不姪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
不姪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與
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所為孰非
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

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而猶仁義禮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楊雄謂老氏棄仁義絕禮樂今迹老氏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老氏之所謂儉豈非愛人之大者邪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豈非讓之大者邪孔子曰惟仁為大老氏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邪至其會道則互見偏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三教末

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聖政錄

十年上親注圓覺經賜徑山寶印禪師刊行於世十一年上竺左街僧錄若訥劉子洪惟聖朝遵用唐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傳洪覺範僧寶傳所載自建隆開國至於南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試法華然後得度以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唱

群生之宗趣。秦唯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過與不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年來。昭垂令典。雖下及萬世可舉而行。唐世之衣遠矣。及我朝而甚詳。如文瑩湘山錄載國初潭州僧童試經。此州郡比試也。歐陽歸田錄載執政宋綬夏竦同試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朱梁時不許私度。願出家者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是天下童行先就州郡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覆試。第名奏上。乃下祠部給牒。若特詔疏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七萬。則又不在試經之限。或謂有虧國用者。則將對之曰。

但按每歲以千牒為試經之擬。即以千牒之資均給餘牒。俾不能誦經而裕於財者。亦得求度。厥今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貴牒以限常人。誠足以復祖宗之成法。救末流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竟為中書所沮。○建興福院成先是上竺訥法師屢以疾求閒。上曰。且賜地築室。一二年後。彼此作閒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至是以賜師為佚老。授兩街都僧錄。東宮為書歸隱。扁其室。十六年上遜位於皇太子。退養重華宮。稱壽皇。○壽皇召慧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

積日披覽益有省發

光宗

孝宗第三子九月四日重明節永祚陵

紹熙二年十月慧光法師入寂謚宗教廣慈法師塔

曰普照

五年四月刑部都官陸沅沐浴冠服就寢而化時殮忽聞蓮華香氣自口鼻噴出沅號省菴居四明鄞之橫溪每晨起誦法華日一過者三十載年登八秩增至三部為詩見志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闕大藏誦佛號凡天台教門少林宗旨無不博究

第陸游放翁撰

莫誌

音釋

在四十卷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終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八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

寧宗

光宗子母慈懿皇后李氏十月十九日瑞慶節永茂陵

慶元三年荆門軍中忠翊郎趙善瑩狀當陽縣王泉山景德禪寺為隋智者禪師開山道場蜀將軍闕王奉智者為師祈禱屢應乞賜加封敕宜賜靈惠大師嘉泰二年餘杭南山白雲庵道民沈智元乞賜敕額臣寮言道民者遊墮不逞喫菜事魔所謂姦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群挾持妖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

建橋為名或效誦經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
所至各有渠魁相統遇有諍訟合謀并力厚啖胥吏
志在必勝假名興造自豐囊橐創置私庵以為逋逃
淵藪智元偽民之魁左道惑衆揆之國法罪不勝誅
張杓帥京之日屢與鄰寺互論已判道人私庵合照
前降指揮拆除今智元又敢妄叩天關玩侮朝廷若
此為甚昔傳五斗米道者始託黃老分遣弟子周遊
四方轉相誑誘其後數十萬衆同日竊發漢室遂微
今此曹若不防閑何所不至欲下臨安府將智元等
重行編竄籍其物業以為傳習魔法玩視典憲者之

戒寄居勢家認為己產蓋庇執占者臺諫指名以奏
制可

述曰嘗考夷堅志云喫菜事魔三山尤熾為首者
紫帽寬衫婦人黑冠白服稱為明教會所事佛衣
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以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
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蘓鄰國中降誕王
宮為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
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
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

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蕪鄰
傳摩尼道可驚二宗陳寐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為
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絜志釋子好齊名以此
八句表於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屍以葬以
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

嘗檢樂天長慶集即無蕪鄰之詩樂天知

佛豈應為此不典之詞

嘉定四年閏二月丞相錢象祖薨於天台里第象祖
之守金陵嘗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後於鄉州建接待
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談道之
處自尤相辭歸益修淨業是月得微疾僧有問起居

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當往生淨
土耳言訖跌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
前郡人子女同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
為慈濟菩薩

理宗

嘉定十四年詔以太程下十一世與莒賜名貴誠立為皇弟沂靖惠王後十七年封成國公

受遺詔即帝位正月五日天基節

寶慶二年敕天申萬壽圓覺寺改為天台教以師贊
法師主之

淳佑六年十一月臨安明慶聞思律師奏南山澄照
律師戒疏業疏事鈔等并大智律師述三部諸記共

七十三卷乞附入大藏制可續據省部下諸郡經坊
鏤板頒行十一臣竊上言國家優禮元勲大臣近貴
淳佑十年三月臣寮上言國家優禮元勲大臣近貴
戚里聽陳乞守墳寺額蓋謂自造屋宇自置田產欲
以資薦祖父因與之額故大觀降旨不許近臣指射
有額寺院充守墳功德及紹興新書不許指射有額
寺院著在令甲凡勲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蠲
免科敷之類聽從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額
寺院與之逐年士夫一登政府便萌規利指射名刹
改充功德侵奪田產如置一莊子弟無狀多受庸僧

財賄用為住持米鹽薪炭隨時供納以一寺而養一
家其為汙辱祖宗多矣况宰執之家所在為多若人
占數寺則國家名刹所餘無幾官中一有科需則必
均諸人戶豈不重為民害臣愚欲望睿旨申嚴舊制
應指占敕額寺院並與追正仍從官司請僧庶以杜
絕私家交通寺院賄貨之弊制可

天台沙門思廉致書於杜清獻公曰佛囑國君大
臣護持佛法而反破壞佛法者有一事最為要朝
廷立法許大臣為祖父以家財造寺乞額所以薦
福為先亡也今昧者為之則不然以祖父玉體之

重不能捐財買山既已奪取僧藍之地以為墳而
又欲影占教寺稱為功德舉寺中所有諸物而有
之今日發米明日發茶筍又明日發柴炭又明日
發竹木甚至於月奉水陸之珍一有亡僧則必掩
取其物歸之私帑嘗聞時貴之言曰請過功德一
鉢一草皆戒家之物衰哉彼誠不知常住物業亡
猶財物皆屬三寶侵奪之者若主若僕必招苦報
其於安厝祖父之體鳧寧不貽三塗之惡報乎吁
占奪伽藍欺君也欺父僧地陷父也自為不法賊
已也以不法教子弟累人也欺君者不忠陷父者

不孝賊已者不智累人者不仁如此以為人是誠
何人哉今名勝道場效尤而奪取者幾徧諸郡一
屬功德則使庸繆之輩以居之方竭力奉承之不
暇又寧能辨清供以安廣衆乎以故尋師問道者
翩翩南北但能嗟時事之不然而已區區愚衷欲
望大丞相明察積弊檢進舊法凡宰執之家除四
明大慈七山史氏自造請額合格外自餘占奪有
額舊寺者專令臺部置司行下諸郡從實供析悉
與拘回並從所屬州郡給帖住持仍釐正在前侵
占山林屋宇歸還各寺子弟有敢與住持交通如

前侵占者許雜人密告臺部追捕幹吏斷刺號令
住持勒令罷道清整法門申明朝憲誠有在於大
丞相奉行之力不為物論動搖為可耳

云云

端平元年靈山守愚法師奏四明延慶法智大師中
興天台一家教觀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大藏頒
行制可

端平三年四明沙門海印刪修陸師壽寶珠集續集
淨業有驗者名淨土往生傳十二卷

志磐刪為淨土
立教志凡三卷

入統紀中
最為簡要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八終



三
四十二